

岐陽世家文物考述目次

導言

李文忠集傳

附李貞事蹟及李文忠年表

李景隆集傳

岐陽王裔明代世系記

岐陽王裔入清以後世系記

李氏族譜世系表

岐陽世家圖像考

吳國公墨勅跋

明太祖御羅帕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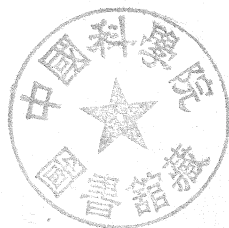
張三丰畫像跋

平番得勝圖跋

平番得勝圖考

岐陽王墓調查記

目次



瞿兌之

瞿兌之

瞿兌之

朱啟鈴

陶洙

朱啟鈴

朱啟鈴

朱啟鈴

朱啟鈴

朱啟鈴

瞿兌之

劉敦楨

1013461

導言

吾國近代史料，伏藏於家史之中者，至爲豐衍，獨惜乎享祚悠長之世族，但於秘其鑿楹之藏，而不肯公之於世。殊不知世變之來，往往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抗拒。一旦逢水火刀兵之厄，則其累世什襲之文獻，若衣冠，若器用，若圖畫，若譜牒，終不免隨劫灰而埋沒，不獲俾世人共見焉。然吾國故乏保存公物之法，幸而有少數故家遺物，於歷劫之餘，猶能撥拾叢殘於萬一。物以希而愈貴，此家史所以爲研討近代文獻尤須注意者也。

近代之故家中，有能保有六七百年之歷史，綿延不斷者乎？曰有之，然不多也。有能保有其祖宗之遺物，煥然若新者乎？曰，千萬中不得一二也。有所藏遺物有關重要史跡，可以與史冊互證者乎？則敢斷然曰，未之或聞也。

今於岐陽世家得之矣。岐陽者，明太祖之外甥，隨太祖起兵，立大功，開國承家之李文忠也。其人其事，載於明史，盡人而知矣。文忠沒後，其子景隆復預建文北伐之役。燕王即位，景隆以迎降仍獲保全，然其後卒以罪被錮。至正統中得赦。至弘治中復得封爵。嘉靖中裔孫庭竹言恭繼顯，萬曆中宗城會充日本封使。明亡以後，子孫歸北，投入旗籍，遂居北都；仍以文學吏事顯。直至今日，雖淪爲故都之一編氓，猶謹守其歷經滄桑之先世文物，鮮有失墜，夫李氏之在清，初無赫赫之名。然其祖在宋，則國之懿親元從，佐成帝業，與中山（徐達）開平（常遇春）二王比肩，與朱氏同其休戚者也。閱時六百餘年，而當時手澤，赫然具在，令人彷彿若目擊明祖起兵時情景者。此豈非史蹟之至奇者耶？此一叢故物中，有明祖所賜之墨勅，有親御之服物，有其歷世之畫像，有紀功之圖冊，在在與明之國史有關。易詞以申言之，則此非獨李氏一姓之物，直可視爲明代國史之實證也。史料之可珍者，此真第一等矣。

朱桂辛先生注意搜求近代建築之實證，因而注意於故家文獻。又夙知北平故家之不乏舊物也，於是稍有所聞，必進而求

其脈絡，以冀直接間接獲有與建築相發明之罅隙。其得有岐陽世家文物也，實始於平番之一圖，及明代犀甲之二殘片。圖中繪西番屋式，與故書所載吻合，而犀甲又足以考漆工之進化。進而詢其來歷，始知其出自李氏。其二十一世孫國壽現居北平，恍於世亂。稔知朱公以保存文獻爲職志，亦慨然出其所藏各種遺物，乃至影像摹圖契據分關，咸舉以相屬，供其考訂，分任其事。並集貲覓工，爲之緝補蠹殘，重付裝禱。發篋陳書，就其遺文，一一排比參證。而後李氏六百年之歷史昭然若揭，史冊之遺文墜事，都得其歸宿。

李氏遺物之初來也，以數百年塵封蠹蝕之餘，叢殘凌雜，爬梳實難，經數閱月之功力，明其世系，次其年月，分別部居，然後釐然稍可量理。爲之次第曰岐陽世家文物都凡五十六種，列其目如次：

- 第一 吳國公墨勅
- 第二 明太祖御帕並紀恩冊
- 第三 岐陽武靖王像冊
- 第四 岐陽武靖王別傳一卷
- 第五 李氏歷代行像
- 第六 李氏族譜三卷
- 第七 萬歷誥勅一卷
- 第八 平番得勝圖
- 第九 殘甲二片
- 第十 張三丰畫像

- 第十一 隴西恭獻王李貞畫像（一世始祖）
- 第十二 皇姊孝親曹國長公主畫像（一世配）
- 第十三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畫像（二世）
- 第十四 岐陽王配曹國夫人畢氏畫像
- 第十五 三世襲曹國公李景隆畫像
- 第十六 三世曹國夫人袁氏畫像
- 第十七 四世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佑畫像
- 第十八 四世追贈臨淮侯夫人金氏畫像
- 第十九 五世追贈臨淮侯李壽畫像
- 第二十 五世贈臨淮侯夫人關氏畫像
- 第二十一 六世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馨畫像
- 第二十二 六世贈臨淮侯夫人許氏畫像
- 第二十三 七世襲臨淮侯李沂畫像
- 第二十四 七世臨淮侯夫人田氏畫像
- 第二十五 八世太保襲臨淮侯李庭竹畫像
- 第二十六 八世臨淮侯夫人徐氏畫像
- 第二十七 九世太保襲臨淮侯李言恭畫像

- 第廿八 九世臨淮侯夫人史氏畫像
- 第廿九 十世贈臨淮侯後軍都督府僉書李宗城畫像
- 第三十 十世贈臨淮侯夫人徐氏畫像
- 第卅一 十一世襲臨淮侯李邦鎮畫像
- 第卅二 十一世臨淮侯夫人楊氏畫像
- 第卅三 十二世太師柱國臨淮侯李弘濟畫像
- 第卅四 十二世臨淮侯夫人徐氏畫像
- 第卅五 十三世清封資政大夫李祖述畫像
- 第卅六 十三世清封夫人方氏畫像
- 第卅七 十三世方夫人萱瑞圖
- 第卅八 十三世方夫人松茂圖
- 第卅九 無題某夫人影像
- 第四十 十四世資政大夫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李德燦畫像
- 第四一 十四世中憲大夫台州府同知李德耀像
- 第四二 十四世誥封恭人郭氏(復姓金氏)畫像
- 第四三 十五世中憲大夫福建水口鹽運同知李延基畫像
- 第四四 十五世誥封恭人張氏畫像

第四五 十六世奉政大夫江蘇太湖同知李世金畫像

第四六 十六世誥封宜人毛氏畫像

第四七 七世李濂配繆淑人畫像（李性之母贈臨淮侯夫人）

第四八 十世李宗城半身畫像

第四九 李德燦德耀兄弟行樂圖合卷

第五十 李延基自題行樂圖立軸

第五一 李延基行樂圖（李秩繪）

第五二 李延基親書手卷

第五三 李世金小像

第五四 李世鍾小像一軸

第五五 李氏地契

第五六 李祖權自繪祖塋圖

遭時多難，作而復輟，半載以還，整比粗竟。朱公又親赴南京，訪求岐陽墓址，因得中央大學劉敦楨君實地勘测所撰岐陽王墓調查記，持與祖權所繪塋圖正合。而李氏裔孫位中夙居明光故里者，遠聞茲事，亦馳書以所知相告。南北兩支，久不相聞，延津之劍，居然復合。然後李氏文物卓有史學上之價值，彌有定論。一時羣彥，莫不欣然以爲盛事也。

夫故家遺物所以不克長存，多緣寄托監護之不得其所。吾人所進而有所佇望者，海內喬木之家，能從劫灰之餘收拾其先世文獻者，當尚不乏其人。須知時勢所趨，惟公開爲能傳之悠久。倘得聞風興起，進以裨國史之光榮，退以彰先世之潛

導言

耀，其爲盛美，豈復有涯？聲應氣求，當可翹足而待也。
編次既竟，彙輯所得曰岐陽世家文物考述，以俟方聞君子。

李文忠集傳

瞿兌之

引言

李氏之興肇自文忠，以明祖之元從懿親，佐定天下，而死非其罪，至今疑焉。其人其事，固亦奇矣。自岐陽文物發見於世，參比諸書而得爲文忠之傳者凡五。一曰明史本傳，蓋即明史稿而潤色成之者。二曰王傳。王世貞所撰，見弇州續稿卷八十一，其詞與明史亦無甚異同。三曰李傳。李贄所傳，見續藏書卷三，其末有弇州山人曰云云，似即世貞所作，然持與王傳相較，亦不盡符，蓋取王傳增損以成者也。四曰譜載世家。見李氏族譜，其標目下云載李卓吾世家，然以較續藏書所載，全然不符。蓋出於李氏後裔之假托依附。五曰別傳。乃李氏世守文物之一，已殘破漫漶，頗有異聞，視族譜爲翔實。其傳叙至言恭好文學，憂然而止。與王李二傳相同，恐即此二傳傳鈔之別本，略有附益者。其中言太祖殺文忠館客事，他傳不載而此獨存，豈非以其事非美，不可誦言，故別錄以存之歟。外乎此則有董倫所撰神道碑，蘇伯衡所撰勳德碑，張紳所撰家廟碑，宋濂所撰武功記，皆見族譜，白範所撰行實見像冊，茲匯取而折衷之，爲集傳一篇，庶幾近於真焉。

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兒，盱眙人。太祖姊子也。（明史本傳下稱本傳）行二，父隴西恭獻王，母孝親曹國長公主，生於元至正辛巳。（譜載世家下稱世家）

按文忠生年，據譜載世家爲辛巳，實元至正元年也。但文忠卒於洪武十七年，得年四十有六，各家紀載均無異詞，則上溯其生年應在至元五年己卯方合。復以池州戰事之年考之，尤以作己卯爲是。（見下）疑明史之密而族譜之疎也。但明史稱年十二母死，踰二年謁太祖於滁。假令文忠生於辛巳，則太祖起兵，文忠固已十四歲矣。其至滁則當十六。據別傳記文忠謁太祖有牽衣之語，則當是其年尙穉，較近情理。且蘇伯衡撰勳德碑明言王初上謁年方三五也。

然又無以解於年四十六卒及十九援池州之說。茲姑從譜而志其疑於此。別爲年表附於卷末以俟詳定。

年十二而母死。父貞携之轉側亂軍中，瀕死者數矣。踰二年乃謁太祖於滁陽。太祖見保兒喜甚，撫以爲子，令從己姓，讀書穎敏如素習。（本傳）

李贊續藏書云：『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又云：『沐英李文忠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按太祖姪名文正，故以文忠名保兒，以文英名英，（見續藏書沐英下）使如兄弟也。

又據續藏書三及弇山堂別集一三尙有何文輝及文剛文遜等皆賜朱姓。

太祖與議論兵事分合奇正之法，若合符節。時年方十有四也。太祖感而泣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世家隴西王下）

按畢氏續通鑑作年十二，恐誤。

又按族譜引野貽縣志云，太祖見之悲喜相慰曰：『外甥見舅如見娘。』此語尤能傳當時唇吻。

爲擇師傅以經書，文忠感激自奮，日夜淬礪。僅九閱月，太祖取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以馬上習之。』（世家）按勳德碑云，嘗自言讀書不滿十月。

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本傳）

世家以援池州爲丁酉十一月事，時年十七。按文忠若生於辛巳，至是年正十七年。但文忠既以四十六歲卒，則應生於己卯。明史作年十九，續藏書亦作十九，適與相符。文忠自作感懷詩，（見族譜）『十八總衆兵，受策馳貔貅，屯營萬松嶺，三軍衣貂裘，』尤合此時情景。不云十九而云十八者，從其實而言也。惟取池州爲是年十月事，世家稱十一月微誤。

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潛昌化，進攻淳安，夜襲洪元帥，降其衆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本傳）

據續藏書以領帥府爲戊戌年事。

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建德，以爲嚴州府。守之。

世家云：「立德興翼，始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藏書同。

楊憲誣以不法，帝欲召還。后曰，嚴敵境也，輕易將不宜。且文忠素賢，憲言詎可信？帝遂已。（盱眙縣志稿）

按王錫元盱眙縣志稿李文忠傳載此事，未詳所本。考王世貞史乘刊誤卷一云：（北平故宮博物院有此書）『國初事蹟

乃劉辰撰，言高祖事蹟內載李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留宿，太祖怒而誅之。召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解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章說曰，再召不得回矣。文忠乃使伯宗等密通使於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掾史聞遵道

謀約降。會上以手扎召之，文忠猝至京，上大喜，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等曰，「我幾負主上，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汝章於大浪灘，使潑舍醉而縛投於水，按文忠至親勛臣，豈宜有此。縱有之，辰豈宜不少諱而記以上聞。蓋是時景隆以嫌疑得罪，辰此言固上所不厭聽也。」據此則文忠守嚴州獲咎之說固出自明人。王氏志稿特櫛括其詞耳。是時太祖大業未成，縱屬至親，亦難保不懷觀望。況太祖喜摘人私過，安得不令文忠自疑。觀朱文正得罪於江西而文忠有手詔之賜，則太祖之不能無疑於文忠亦可窺見。特此種傳聞在洪武中必不敢播諸筆墨。永樂中方求李氏之過不遑，其說始聞於世。王氏刊誤之說，自不爲無見也。

又按李贊續藏書卷一云：「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然則文忠守嚴州又曾與大海參商，其召謗更不爲無因矣。

苗帥楊完者以苗濂數萬水陸奄至，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完者復來犯，與鄧愈擊却之。進克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民大悅。拜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事。(本傳)

續通鑑稱拜浙東行省右丞，而是年十二月又稱左丞。蓋此處偶誤。

吳兵十萬方急攻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遣同簽胡德濟往援。再興復請益兵，文忠兵少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揚言徐右丞邵平章將大軍刻日進，吳軍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率死士夜半開城突擊大破之，諸全遂完。(本傳)

按此事續通鑑繫於壬寅二月。

完者死，其部將乞降，撫之得三萬餘人。與胡大海拔諸暨。張士誠寇嚴州，禦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間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踰月復來攻，又破之大浪灘，乘勝克分水。士誠遣將據三溪，復擊敗之，斬陸元帥，焚其壘。士誠自是不敢窺嚴州。進同簽行樞密院事。(本傳)

按世家以進同簽爲庚子九月事，但敗張士誠兵則已亥冬事也。

胡大海得漢將李明道王漢二送文忠所，釋而禮之，使招建昌守將王溥降。(本傳)

按世家云辛丑六月事。

苗將蔣英劉震殺大海，以金華叛。文忠遣將擊走之，親撫定其衆。處州苗軍亦殺耿再成叛，文忠遣將屯縉雲以圖之。(本傳)

世家云壬寅二月事。

是年十二月，廣信守將元帥葛俊擅發民夫築城浚池，文忠遣人諭止之。俊不聽。反出不軌言。文忠恐其爲變，欲討俊，先遣從事王辰往察之。辰還報曰，彼城守如故，若臨之以兵，恐激其變。文忠曰，此人不足惜，姑爲一郡生靈少忍，遂不復問。（續通鑑二〇六）

按此事各傳皆不載，惟行實有之。

明年，再興叛降於吳，以吳軍犯東陽。文忠與胡深迎戰於義烏，將千騎橫突其陣，大敗之。（本傳）

世家云癸卯四月事。

已用深策，去諸全五十里別築一城以相犄角，士誠遣司徒李伯昇以十六萬衆來攻不克。（本傳）

續通鑑云，兵號六十萬，世家亦然，殆夸大過甚之詞。

是年太祖有敕旨曰。

吳國公鈞旨仰左丞朱文忠將諸暨翼還頭目軍人收集見數于本職下管領親隨調用，仍加撫恤，具收集到頭目軍人名數開報，依奉施行者。

右 仰

龍鳳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府 押

按此敕今仍藏於李氏，列爲岐陽世家文物第一種。按其年月正此時事也。續通鑑卷二一三考異：『明人於遙奉林兒之事多諱而不言。後之辯證者，多引葉子奇草木子及方孝孺所撰越國公舊本爲龍鳳紀年之證云云。』又卷二一七考異：『明祖尊奉龍鳳，見於明人紀載者，如祝允明枝山野紀載太祖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李文忠集傳

五

王世貞詔令考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通。前二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云云。』今觀此敕稱吳國公鈞旨，蓋十年始即吳王位也。

甲辰十月陞爲右丞。（世家）

按世家下文又云甲午年進右丞，不應重複若是。且甲午亦必字誤。以此見撰世家之疎而李氏子孫未加審核之過也。踰年復以二十萬衆攻新城，文忠率朱亮祖等馳救之，去新城十里而軍。德濟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矣。彼軍輜重山積，此天所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自東北來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忠不敢愛死以後三軍。』乃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德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處州援兵亦至。奮前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文忠手所格殺甚衆。縱騎馳突，所向皆披靡，大軍乘之，城中兵亦鼓噪出，敵遂大潰，逐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將校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僅以身免。捷聞，太祖大喜，召歸宴勞彌日，賜御衣名馬，遣還鎮。（本傳）

按明史胡大海傳記其子德濟守新城，乞師於文忠，文忠馳救，德濟出兵夾擊大破之。時德濟所部有潛移家入新城者，文忠疑德濟使然，誅其都事羅彥敬，欲微戒德濟。將士皆怒，走告德濟。德濟怡然曰，右丞殺彥敬自爲廣信作戰，衣有弊耳。再言者斬！於是太祖召德濟褒諭之，而責文忠失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擢浙江行省右丞，未幾改左丞，移鎮杭州。觀此似德濟於是役之後即代居文忠之位，恐未確也。

又按行實記此役云，自癸丑至戊午前後，六日大捷而還，王親書勒石記歲月於龍潭之上，於是張氏不復能軍。王之升行省平章也，故制詞有曰，浙西之平實由此勝。

是年朱文正在江西以罪免。太祖賜文忠手詔曰：

老舅家書保兒（弇山堂別集有教你二字）知道：驢馬做的勾（弇集作八）當，自從守住江西，好生（弇集有的字）做事不依法度，（弇集有近來二字）我的令旨爲開按察司衙門，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着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裏官賣物事，及至開我令旨不許軍民頭目來聽。密行號令，但有按察司裏告狀的割了舌頭，全家處死。在那里姦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張家那下買鹽，他從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張家鹽場買鹽，江上把截的不敢當，儘他往來。南臺城裏倉與庫四處俱各有物，其餘多等不仁不孝勾當，我心（弇集有裏字）悶說不得許多。保兒且知道這幾件，你父親到時自有話與他說也。保兒守城子休學驢馬，你想（弇集有你字）母親，你便休惱我，凡事依着首領官行，那家好男子他好公正（弇集作主）的他父親以致（弇集有這字）弟（原注鼠傷闕）做的事好驢馬（原注鼠傷闕）（弇集此處有所言驢馬者朱文正也九字）的令史都弄（原注此已下年久損落不可考闕）

按明史一一八靜江王守謙傳云：『江西之平文正功居多。太祖還京告廟飲至，賜常遇春廖永忠及諸將士金帛甚厚。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尙有待也。而文正不能無少望。性素下急，至是暴怒遂失常度。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侈缺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言。太祖即日登舟至城下，遣人召之，文正倉卒出迎。太祖數之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欲竟其事。高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他也。免官安置桐城云。』正與此手詔相合。詔中所云按察司告狀的割了舌頭，即文正與飲冰相惡之證也。文正之得罪必有甚不可言者，故太祖怒之如此，至以俚俗相詈之詞形諸筆墨。族譜稱鼠傷闕者，以其言不雅馴，曲爲之諱耳。此必太祖親筆，非他人所得而代。佳史料也。文正守江西，文忠守浙西，弟兄之國，唇齒之鎮，故不得不有此一番誠勉。既以安其心亦以示儆也。固亦當時一重要文字。詔中稱我的令旨，是未改元即位之證。

又按族譜中所載諸詔敕皆載於拿山堂別集詔令考中，恐即自其中錄出者。茲並互校而附列其文字之不同者焉。凡不同處皆以拿集爲長，蓋校刊族譜不免疎漏也。

明年秋，大軍伐吳，令攻杭州以牽制之。（本傳）

按續藏書云乙巳非是，當作丙午，世家作甲午尤誤。

文忠率亮祖等克桐廬新城富陽，遂攻餘杭。守將謝五，再興弟也。諭之降，許以不死，五與再興子五人出降。諸將請鑿之，文忠曰不可，遂趨杭州。（本傳）

世家云，『是時士誠懼，遣僞丞相李伯清由間道上金陵議和罷兵，中途爲邏卒所獲，縛以見王云云。』檢諸書未見伯清之名，此事亦不足爲文忠重。明史略之是也。續藏書及別傳云『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云云。』或即一事誤傳。

守將潘元明亦降。（本傳）

按元明之名世家及藏書均作原明。蓋明諱初諱元字，悉改爲原。（見日知錄）明史特追復其舊也。

整軍入，元明以女樂迎，麾去之。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本傳）

按世家別傳皆作得兵二萬。

就加榮祿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復姓李氏。（本傳）

是年爲吳元年。太祖賜誥曰：（別傳）

甥文忠幼育帳下，比於吾兒。弓馬文藝，靡不嫻貫。弱冠起軍中，僉院金華，開省嚴陵，平烏龍，破苗獠，援諸全，

陷陣衝鋒如遇枯朽。比者直搗臨安，克其堅城，安堵如故。朕自起淮右，奄至江左，同心一力，諸勳有之，國威蔑如。惟爾文忠親則舅甥，恩則父子，謀畫勞勩，與諸勳並。是用加爾榮祿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平章，作鎮茲土，復爾故姓，爾其勗之。

按明史與別傳皆稱於是時復姓李氏，而族譜載太祖所賜手詔則注云洪武三年始復姓李，疑莫能明也。太祖所賜手詔惜無年月，其次一通雖有洪武二年字，然細按二通所言決非一時之事，前通必爲文忠助討張士誠時所給也。姑附錄於此。

親批付男朱文忠：（原注初蒙賜姓爲子洪武三年始復姓爲李）六月初四日威平見陶元帥率兵前來添力守禦城池，俟秋涼水枯方遣還營。如陶洪元帥並大小頭目軍人至建興翼，多加撫恤，毋得妄分彼我，有失頭目軍心，且體服（此處彙集作一旦誤事）得知罪犯不輕。更有守禦南門元帥葛俊多有謀勇，張賊前來數遭，是不失利，皆能處亦與多加恩典，（彙集無恩典二字）替我撫恤，使我心安，（彙集作頭目心安）只此親批付陶去。

不及印

六月初四日批示

再行批示，如軍人到速支按月糧米謹省。

押

洪武元年，太祖即位。（世家）

大軍征閩，文忠別引軍屯浦城以逼之。師還，餘寇金子隆等聚衆剽掠，文忠復討禽之，遂定建延汀三州。命軍中收養道上棄兒，所全活無算。（本傳）

按世家云：『始駐營杭城，民饑奔竄，嬰兒有棄於野者，王見之惻然，令曰，得嬰兒能保存者有厚賞，軍士爭保護之，凡活者數千。』此事明史繫於征閩之役，與蘇伯衡所撰勳德碑同。

又接明史一二八章溢傳：『太祖問溢征閩諸將如何，對曰：湯和由海道，胡美由江西，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太祖立召文忠出師如溢策。』此事各家紀載均無之，蓋明人本善則歸君之義，不欲其策出於溢也。

又按金子隆行實記作子龍

文忠言嘉興海寧海鹽等沿海州縣皆邊防之所，宜設兵鎮守，太祖命文忠調兵戍之。（續通鑑二一九）
洪武二年春，以偏將軍從右副將軍常遇春出塞，薄上都，走元帝。語具遇春傳。（本傳）

偏將軍世家作副元師。按是時徐達稱大將軍，常遇春馮勝等稱副將軍，則文忠稱偏將軍是也。

續藏書於是役之前記賜弓矢事云。帝召徐達李文忠馮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

既而元將也速攻通州，詔遇春還備，以文忠副之。率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明史常遇春傳）

遇春卒，命文忠代將其軍。（本傳）

太祖賜手詔曰：（族譜）

保兒知道：如今爾做總兵官，調遣北平通州永平會州大興等處軍馬，務要恩威得當，機謀中節，毋得妄行事務。前常

平章在時，（弇集此處有軍中二字）合用之物本官設法措取，並不會缺了。凡守禦城池官員他亦能知誰可誰不可。蓋本官調遣諸人能知詳細。這幾年我（弇集此處有來字）不曾臨軍中，次等頭目多不知所行得量何如，所以徐常二將軍在外多用至誠報我，所以不疑，動止大軍之權都教他們（弇集們作每）去施行。今常將軍（弇集無將軍二字）已無了，使我如失手足。爾在通州住了，却（弇集作幾）時（弇集此處有忽字）往北平去，教孫華二督府（弇集作都府官）將那軍隊伍務要精細，毋作虛名，錢糧儉用，庶使我不費（弇集作廢）心力。爾若不能似（弇集有前字）將鄂國公，我那憂煩何可當也。爾當體常平章昔時調兵施行。

洪武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親筆

按詔中所云孫華二都督，孫蓋孫興祖，華蓋華雲龍，皆留守北平者。事見明史徐達傳及華雲龍傳。

是時太祖賜手詔曰：（族譜）

說與保兒，老兒火速將兵星夜前往軍前大將軍處一同破王保保。去的遲時候（弇集作悞）了事不便。兵可取孟津渡河由洛陽陝西潼關入陝西省，至軍前。不然時別路恐轉了，作急行動。

洪武二年八月十日

親筆說與保兒，老兒親筆，至日無分星夜將糈行糧取直進，便路（弇集有至字）大將軍徐丞相處，作急作急。

洪武二年八月一日

按族譜載此手詔親批付李文忠云云（見前）同列一處，非也。

又按此北平已定，謀伐王保保時也。明史擴廓帖木兒傳：「明兵已定元都，將軍湯和等自澤州徇山西，擴廓遣將禦之，戰於韓店，明師大敗，會順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由保安徑居庸關以攻北平，徐達常遇春乘

虛擣太原。」是也。

奉詔會大將軍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擊，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本傳）

按世家亦以爲次馬邑以前事。

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本傳）

別傳云：「脫列伯之部將縛之降，文忠手解其縛，延爲上客，元人降者皆喜。孔興部將聞脫列敗亦斬其首以獻。進

東勝州云云。」

未至大同時，太祖賜手詔曰：（族譜）

說與保兒老兒，如今大同張都督言老答答於蓋里坡駐扎，孔興脫列伯軍馬與彼聲勢相應，爲武朔等郡人民被害。若你不曾到總兵官跟前，可差人去總兵處計稟了，可以往西京大同去時，軍馬一到時必有大勝。若已到總兵官軍前時，且守西邊界（彙集有首字）不必再動，候來春再舉，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上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厮活落些兒，那里直要我料定，今後但凡近處遠處有聲息機務相應調兵便行，不必拘滯，恐誤事機，可十分小心謹慎用心調用。

洪武二年九月初八日

明年，（二年）拜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征。（本傳）

徐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取擴廓，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嗣主。（明史徐達傳）

以十萬人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平章竹真，次駱駝山，走平章沙不丁，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時元帝已崩，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新立。文忠諜知之，兼程趨應昌，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立八刺暨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及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出精騎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萬六千餘人。獻捷京師，帝御奉天門受朝賀。大封功臣，文忠功最，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本傳）

按文忠封曹國公，如按生於辛巳計之，則止三十歲。拿山堂別集云三十二歲，是又文忠實生於己卯之一證矣。世券曰：（族譜）

咨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李文忠：朕思人生天地間恩親之深者莫過於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爾文忠爲吾姊氏所生，朕創業以來，爾自幼提兵，僉事金華，開省嚴（原作嚴顯屬誤書）陵，勦苗獠於烏龍，却援兵於諸暨。所至撫馭有方，人懷爾惠，連年戰勝，不聞爲敵所侮，比者再入甌閩，削平餘寇，進征薊北，屢奏捷音。繼乃帥師應昌，得元之遺子，暨寶冊以歸，威震沙漠，俊功益著。朕於爾親則甥舅，較爾前後之功，當與功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瞻於我，如母存焉。當恪守忠節，光輔帝室，永延世祿，與國同久，敬哉母忽。欽此！

尋領都督府事。（續藏書）

文忠軍未還時，太祖有二手詔曰：（族譜）

說與華孫知道：保兒老兒做總兵官，你那里在城馬軍都併過，鐵槍好漢便要不好拘了馬選好漢騎，我這里發了三四百

併了鐵槍却無馬，你那里併下馬時與他騎將去廝殺擊馬，但是紅羅山（彙集有錦川二字）來的好人敢併槍的便與馬騎了，支米兩石，我教宋奉御來看着保兒支分。須要一一整齊，若不依了時從軍律治。你依我說的，明日拿了老答答時節便見你們（彙集們每）功勞。

皇帝手書記駙馬李貞：今年正月，保兒帥師北征大獲勝利，勇冠三軍，威振塞外，在朕歡忭，於貞可賀。然今既回京，速遣回家省侍，貞當更加多訓，勿作非爲，使滿朝稱善，豈不偉歟？臨書誠祝，想宜知悉。

洪武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按華孫未審何人，明史華雲龍傳，是時攻下雲州，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進都督同知兼燕王左相，蓋即其人。但文忠之死，雲龍子中實侍疾進藥，則其年當長於文忠，不應稱曰華孫。或係指雲龍與孫興祖二人而言。華孫同守北平，故賜詔由文忠轉達耳。

三年，又賜文忠手詔曰：（族譜）

母舅說與保兒知道：火者狗兒將到手本上面寫着的皆是犯（彙集有號字）令的人，手本上打的也是殺的也是，（彙集作打的也打的是殺的也殺的）若不如此，這作歹的（彙集無的字）不怕。你在那軍中調守許多軍馬，務不要偏向，凡事都要中平服人，但有偏向不能服衆中平人喜。

再說與你，家屬三月二十五日起杭，已至京師，房屋具備了。我心已安。也教你（彙集作爾）知道。

洪武三年四月九日

四年秋，傅友德等平蜀，令文忠往拊循之，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乃還。明年，（五年）復以左副將軍由東道北征。（本傳）

別傳云：以征虜左副將軍與徐達馮勝率十五萬騎分三道並進，文忠總東道，都督何文輝等出居庸。

按據徐達傳，是年之役仍伐王保保也。

出居庸趨和林至口溫，元人遁，進至臚胸河。令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帥大軍入齎二十日糧，疾馳至土刺河。元太師蠻子哈剌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文忠引軍薄之，敵稍却，至阿魯渾河敵來益衆。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鬥。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虜獲萬計。追奔至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歛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乃刑牲以祭，遂還。是役也，兩軍勝負相當，而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榮張耀俱戰死，以故賞不行。（本傳）

世家云：元兵北遁，王率兵急追，有一老人鶴髮童顏，勸王回師，王大怒。老人曰：「南北之分，自古皆然，今去中原萬餘里矣，何不同師。」王叱之不見，忽虛空飄一簡，內云：「兵過紅螺山，必然遇角端，若是不回去，三軍有害殘。」以程計之，去應昌已七千餘里矣。夜見北斗南現，王猶策兵前追，忽於山顛震響一聲，見一異獸，狀若麒麟，頂生一角，毛如翡翠，聲若笙簧。王曰：「此必角端也。老人之言，信不誣矣。」師至北海子，元太子十八騎前阻大海，又無舟楫，元太子仰天慟哭，倏見海中雪浪平分，現一銅橋，黃光耀目，元人得渡。大軍追至，其橋漸遠，已不及矣。王猶發矢斃一元帥，於是奏凱旋師。

按此事別傳載於三年應昌之役，云至北慶州見角端而還。而世家載之於此。尋其脈絡，似應繫之於前爲是。蓋是役也，三道出軍皆無功，其時將士亦稍憚遠出。故襲耶律楚材舊事而傳播之，以阻太祖力征經營之念。太祖果亦自此不遣出塞之師矣。（見明史擴廓帖木兒傳）明史不取此俚誕之詞，自是卓識。然當時軍中流行之傳說，賴此以傳，

而明初君臣之無遠略亦可想見矣。

六年，行北平山西邊，敗敵於三角村。（本傳）

別傳云：屯代出朔。

又據白範所撰行實有是年奉命總兵操練駐於臨清語。

太祖賜手詔曰：（族譜）

說與曹國公李文忠：吾興師肇業，諸將勤勞風霜，連年久矣。朕所不忍。前者元兵（彙集作胡虜）犯邊，遣征北（彙集作虜）大將軍太傅中書右丞相徐達及右都督宋國公馮勝並爾等將兵邊陲，多方備禦。今也元兵（彙集作虜無也字）既遁跡，二心之民略入，可無大患矣。然又聞忽有元（彙集作胡）騎五十匹及從騎驀然來哨，又不可算無敵，故遞文至軍，令徐將爾諸人塞上過冬。日夜思之，徐馮諸將已勤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將一切大小候省指揮等官騎士潛養銳於山西以禦元寇，（彙集作以防虜寇）敕徐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勳。元兵出沒，爾獨當之，（彙集有當字）深謀以備，勿忘告。

洪武六年十月十三日

七年，遣部將分道出塞，至三不刺川俘平章陳安禮，至順寧楊門斬真珠驢，至白登禽太尉不花。（本傳）

按太尉不花續藏書作國公鄧字羅帖木兒。

太祖賜手詔曰：（族譜）

說與曹國公（彙集無國公二字）知道：如今塞地草青，塞馬已肥。（彙集作胡馬當肥）此時彼中必知我軍中動靜。今後再有須些元兵（彙集作胡馬）時，可候他果實如何，得他彼中虛實，料我十分得勝時，方纔出軍與戰。若不能知彼，止知

於己，不可輕出。得勝之後（彙集有絕字）不可深追。徐馮二將已於四月初六日至京，但與議論彼中事務，二將自（彙集有言字）不容在家久住，月內就行。爾當訓教軍士，整齊隊伍，以候二人到。此親筆到日可將那里守禦的步軍權時撥與軍馬看馬，馬軍既不在那裏留守呵，明日戰罷了（彙集有時字）馬自回京來，步軍仍自（彙集作各）還衛。軍中一切氣（彙集作事）勢十分謹慎，諸候省官都知道。

洪武七年四月八日親筆

說與曹國公（彙集無國公二字）知道：四月初十日貼也赤解赴京師，隨即釋放，詢問（彙集作胡）君及王保保所謀何如。本人但言四五月必戰，凡戰必在天城白登地方。又說王保保若見我這裏軍馬（彙集作馬軍）好歹，退一退伴走一走，等我這裏軍馬離了步軍，他却來與戰，再說王家這小的只是用拐子馬熟。更說必有伏馬，貼也赤親聽得的謀算，不敢虛說。如今我問的（彙集作得）貼也赤這般言語，彼中虛實，彼（彙集作頗）得其陣勢伏兵皆知之矣。今後本人若來天城白登，來時我這裏務十分仔細，戰不可深追，切莫速戰，當持久以待彼中動靜，然後發兵應（彙集作庶）得穩當，不可輕易，謹慎謹慎！

洪武七年四月初十日親筆

九年，賜手詔曰：（族譜）

母舅親筆教保兒知道：如今遼東已勝了，小達達（前作答答此作達達偶異文也）那里時下不敢輕動，即自乃刺不花與伯顏兩個在恍惚灘自廝殺，乃刺不花止有三千，（彙集有軍字）有二千能的，其餘無用，伯顏有馬軍約二千名，止有五百精銳，見都互相據（彙集作殺）的弱了，正好攻取。我調湯和前去陝西率馬五千已上往北行，今便再調爾往西行，將馬軍好的五千就大同一千太原五百共六千餘名於保德州渡河，南手裏教湯和引着，北首裏爾攻乃刺不花後，火速於二月

十七午時出西北門星夜西行，與濟寧侯同去，道兒且留北平，大將軍月盡到來。

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筆

說與保兒知道：今年正月二十三（彙集作一）日月犯房第二星主次收（彙集作將）憂。又二月初六日本星退行犯太微垣右執將法，主將相憂。又三月初八日火星犯井主將軍有罪。我如今將這應有天象一一寫將去爾看（彙集有爾字）宜晝夜謹慎，恩威不得妄行，日省自身修德以感天人，不致生事，可保富貴。

洪武九年三月九日親筆

說與大將軍知道：梅二舍來，方知王保保真實消息。那廝如今東去北平七百里，南離大同五百里，把做敵呵，知去我疆場甚不遠，不可不備。時當夏首，塞上馬肥，恐彼又來相擾。況四月五月以天象言之，秦晉燕三地分有戰，未知正在何處。然此則是大將軍處整兵謹備，觀隙而動，赴京一節，尙未可輕回。

按此詔無年月，蓋附於賜文忠詔中者也。

成祖亦與手書曰：（族譜）

燕王今遣承奉吳祥齋手書致表兄曹國公：爲營造事，所有宮殿相度，可存者存，若無用者拆去須要停當。其營房務要好去布置，如法起蓋。開河之事，若有人力可以興工。若人力不敷且歇，今當仲夏，宜善保不具。

洪武九年四月 日

按據勛德碑云，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送。蓋文忠因此預督修燕府之役，故有是書也。太祖時多以功臣督修王府。胡美傳以臨川侯董建潭府於長沙是也。

是年六月，奉召還。（明通鑑）

十年，命與韓國公李善長議軍國重事。(本傳)

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元號有學行，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續藏書)

十一年二月護送秦王晉王之國，五月還京師，十月隴西恭獻王薨。(行實)

十二年，洮州十八番族叛，與西平侯沐英合兵討平之。築城東籠山南川置洮州衛，還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渠入城以便汲，從之。(本傳)

按明史沐英傳云：拜征西將軍，討西番，敗之土門峽，徑洮州，獲其長阿昌失納，築城東籠山，擊禽會長三副使囊唃子等，平朶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雜畜二十餘萬，乃班師。英與文忠同爲太祖養子，年輩相埒，此行蓋以英爲主，非文忠專斷也。

還鞏大都督府兼領國子監事。(本傳)

按弇山堂別集云：『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文忠提督國子監。』族譜載太祖勅諭云，『國學乃儲材之所，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須得重臣以臨之，故命卿云耳。』是也。

文忠器量深沈，人莫測其際，臨陣踴厲風發，遇大敵益壯，頗好學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爲詩歌雄駁可觀。(本傳)

按皇明從信錄卷八云，『文忠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蓋文忠好學問，近文士，觀族譜所載宋濂爲撰武功記及其他文士所獻紀功詩東征詩平江浙頌等，是可信也。又載所爲詩數十首，雖不盡佳，要非他人代作也。

又按族譜載當時文士爲文忠撰文字者金華宋濂撰武功記，金華胡翰撰東征詩，浦陽鄭渭烏傷傳漢撰武功詩，金華趙

良撰平江浙頌，金華吳沈撰紀功詩，天台方孝孺撰春風和氣堂及御賜訓辭記，而蘇伯衡撰助德碑，（均見後）類皆浙東之士也。孝孺出濂門下，翰與伯衡亦其倫輩。（見孝孺傳）然則其延攬士類，遠在僉事金華開府嚴州之時。續藏書云：『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然則是時羣彥之升，文忠與有力焉。此文忠景隆兩世之所以受禍，而文忠能以人事君之所以不可及也。史文之墜逸者可以微窺而得之。

又按弇山堂別集卷三云：『國初浦江宋承旨濂義烏王侍郎禕金華胡教授翰蘇編修伯衡皆以文章名天下，而皆爲金華人。青田劉中丞基龍泉章中丞溢胡郡伯深麗水葉太守琛亦文章士也，而皆以武功顯。內王胡葉三公能以死見節，而浦江之鄭爲義門，至方博士孝孺遂爾卓絕，可謂盛而奇矣云云。』藝括諸州之人才鼎盛固明初一奇事，而與李氏有關則世貞未之思也。

初太祖定應天，以軍興不給，增民田租，文忠請之，得減額。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家故多客，嘗以客言勸帝少誅僂，又諫帝征日本及宦官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不免譴責。十六年冬，遂得疾。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本傳）

世家稱文忠以十六年十二月得疾，次年二月疾轉亟，十九日詔太子臨視，三十日太祖親幸其第，命御醫日侍藥，翌日遂卒。明史書法不明析，一似十六年冬得疾以後帝即臨視以至於卒者，則與太祖晚年恩遇疏薄之情事不侔矣。

帝疑中毒之，貶中爵，放其家屬於建昌衛，諸醫並妻子皆斬。（本傳）

按別傳言其館中客乃多詞翰之士，文忠嘗以客所言言上。上怒高麗與丞相惟庸通，欲討之，文忠諫。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爾口耶？安所受之？』使人盡殺其客。時文忠出，歸見

館客橫尸牖下，病悸不治，上爲族誅諸醫及其侍婢六十許人。

又明通鑑八攷異云：『文忠之卒，弇州史乘攷誤引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一日謂上內臣多，宜少裁省。上大怒，謂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暴卒。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此似屬不根之詞。及攷其賜景隆誥（誥見景隆傳中）頗有咎文忠語，似切責及殺門客之事有之，史蓋曲爲諱也。』据此則文忠之死或出自裁或服毒死實錄蓋諱之耳云云。』今按明史稱明年春遂得疾，句中自有微意。其死不得其正，蓋無可疑。以太祖平日慘刻之舉律之，則橫尸牖下亦不得謂必無之事。此私史所以視國史爲可信也。

親爲文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三。父貞前卒，贈隴西王，諡忠獻。（本傳）

按文忠於易代之後仍蒙旌典，雍正元年奉旨從祀歷代帝王廟。今李氏十四世孫延基手錄康熙六十一年禮部題本爲配享附錄一冊，附入族譜中。

文忠原配夫人畢氏庶夫人馮氏。（世家）

按畢氏於洪武元年封陸國夫人，族譜載其封誥。

三子，長景隆，次增枝，芳英，皆帝賜名。增枝初授勳衛，擢前軍左都督，芳英官至中都正留守。（本傳）
女二長適汪致淵次適高昂。（神道碑）

李文忠集傳

附李貞事跡

族譜云：王生元大德癸卯，配朱氏，太祖之姊也。王之父六二公名富，娶陳氏，居盱眙縣之明光集。生五子。王其長也。賦性重厚。元庚午，六二公卒，奉母陳氏遷於鳳陽臨淮之東鄉以避亂，期年母與弟皆卒，又數月公主薨，衆子皆卒。烽火日近，人民流徙。王提幼子即岐陽王避地他方。聞高皇帝駐兵滁陽，趨赴之，塗中伏於霜雪，號泣不能行，王垂涕仰天祝曰，皇天憐閔存我父子得見聖上。艱苦踰月，見高皇於行幄。

按別傳云：『帝見貞衣被縷裂，問曰，大丈夫治生得無苦乎，對曰苦漁稅』。是貞先以漁爲業也。而譜未載。

岐陽年十八，征守浙東，王留京師，久則令就養於嚴陵，追封孝親公主，推恩封王爲駙馬都尉，授銀印。

別傳云：以破李伯昇之功追封文忠母爲孝親公主而封貞爲親恩侯。

及岐陽平浙奏凱，王歸養於京師。高皇帝凡征荆楚平中原，王與太子監國，朝中鉅細事文武臣無不諮之。

續藏書云：『上念姊已早死，獨貞在，而又醴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旣父子當腹心重寄，親重無與比。』

岐陽平北有功，覃恩加封三世，王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孝親公主爲曹國長公主。洪武十一年薨，年七十有六。追封隴西王，謚恭獻。子二，長幼故，次岐陽武靖王。女一，適安吉衛鎮撫陳英。

附李貞事跡

附李文忠年表

至正元年(辛巳)	一三四一	李文忠生
至正二年(壬午)	一三四二	
至正三年(癸未)	一三四三	
至正四年(甲申)	一三四四	
至正五年(乙酉)	一三四五	
至正六年(丙戌)	一三四六	
至正七年(丁亥)	一三四七	
至正八年(戊子)	一三四八	方國珍起
至正九年(己丑)	一三四九	
至正十年(庚寅)	一三五〇	
至正十一年(辛卯)	一三五一	劉福通韓山童起 徐壽輝起
至正十二年(壬辰)	一三五二	郭子興明太祖起 文忠母死
至正十三年(癸巳)	一三五三	張士誠起 太祖取滁州

附李文忠年表

至正十四年(甲午) 一三五四

文忠謁太祖

至正十五年(乙未) 一三五五

韓林兒稱帝建元龍鳳

太祖取和州

至正十六年(丙申) 一三五六

太祖取集慶

以徐達為大將軍取鎮江

張士誠取平江

始稱吳國公

至正十七年(丁酉) 一三五七

十月壬申太祖遣常遇春取池州

明玉珍據重慶

張士誠降元

三月太祖遣文忠等取建德

至正十八年(戊戌) 一三五八

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與吳兵戰於太平

張士誠寇嚴州敗之

文忠進同僉行樞密院事

至正十九年(己亥) 一三五九

張士誠攻長興常遇春敗之

至正二十年(庚子) 一三六〇

處州苗帥作亂文忠平之拜浙東行省左丞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一三六一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一三六二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龍鳳九

一三六三

太祖定洪都以鄧愈為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敗陳友諒於鄱陽湖

文忠敗謝再興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龍鳳十

一三六四

太祖即吳王位

下武昌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龍鳳十一

一三六五

文忠敗李伯昇

朱文正有罪免

伐張士誠

文忠取杭州進平章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龍鳳十二

一三六六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吳元

一三六七

至正二十八年(戊申)
洪武元

一三六八

平大都

文忠伐閩

洪武二年(己酉)

一三六九

文忠北伐拔開平

常遇春卒文忠代將

洪武三年(庚戌)

一三七〇

文忠敗元兵於應昌

洪武四年(辛亥)

一三七一

文忠入蜀

附李文忠年表

附李文忠年表

洪武五年(壬子)	一三七二	文忠北征失利至驃海還
洪武六年(癸丑)	一三七三	文忠行山西邊
洪武七年(甲寅)	一三七四	文忠又北征
洪武八年(乙卯)	一三七五	
洪武九年(丙辰)	一三七六	
洪武十年(丁巳)	一三七七	文忠與李善長議軍國重事
洪武十一年(戊午)	一三七八	文忠父貞墓
洪武十二年(己未)	一三七九	文忠討洮州
洪武十三年(庚申)	一三八〇	
洪武十四年(辛酉)	一三八一	
洪武十五年(壬戌)	一三八二	
洪武十六年(癸亥)	一三八三	
洪武十七年(甲子)	一三八四	文忠卒

李景隆集傳

瞿允之

景隆小字九江。讀書通典故。長身，眉目疎秀，顧盼偉然，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太祖數目屬之。（明史本傳）
景隆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續藏書）

按方孝孺本爲文忠所賞拔，其年輩蓋與景隆相接也。族譜載孝孺爲景隆撰春風和氣堂記（見遜志齋集卷七）云：『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云云。』則景隆與孝孺似初未嘗相見也。藏書云：與孝孺善。蓋孝孺入朝以後事耳。然景隆之覆軍，孝孺請誅之，未嘗少顧私情，亦不可及矣。（見下）

每與弟增枝芳英朔望御前試書，太祖御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藏於家廟。（族譜）

按譜載方孝孺御賜訓辭記云：『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云云。』觀其語氣蓋在撰春風和氣堂記之後也。又按李氏所藏文物今略具，惟此御賜八字未見。

又一日御前試書畢，進籠炊，太祖親以手中玉羅帕裹四枚以賜。歸而獻於家廟，舉家分食。（族譜）

按此帕今尚存，夾於景隆記恩帖內，列爲岐陽世家文物第二種。誠史蹟之至珍也。紀恩帖文曰：

曹國公臣李景隆謹記：洪武十七年甲子先考岐陽武靖王薨。太祖高皇帝以親親之義垂念景隆兄弟，視爲肺腑。十八年乙丑，傳景隆銜命北征。有旨令三弟方英每旬初至御前試書。一日上御華蓋殿，弟入見試書。是日聖祖喜悅

。試畢即以御手所握玉羅親斂所進籠炊以賜。謹獻於家廟，尊幼拜嘗，珍藏玉羅。景隆重念手澤所濡，聖恩常在，瞻對曷勝思慕之至。謹用襲護，以貽後嗣，昭示聖眷之渥俾知其所自云。洪武十九年歲在丙寅秋七月初吉曹國公臣李景隆泣血謹誌。

此帖文中稱太祖高皇帝，後稱洪武十九年，明是李氏子孫重繕妄改。又芳英名作方英，與明史諸書不合，即與族譜亦不合。不知繕寫者何以疏舛若此。又所稱十八年銜命北征之事，史不之載。或即明史所稱屢出練軍湖廣陝西河南市馬西番之事。（見下）北征者北行之謂，非必有所征討邪！若隨馮勝北征之事則年稍在後也。

太祖嘗賜手詔曰：（族譜）

景隆知道：開面午時自家開你妹那孩兒我忘了。昨日與你的鈔愛惜用！民間這鈔便是財主。我早出朝倦了歇息，不出來，你回去。

十九年襲爵。（本傳）

予誥曰：（別傳）

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貴戚之位，忠臣義士之所矜重，奸邪之所窺妒，由是有束身而傾不自重而覆。烏乎！守斯位者必動止合宜，語默無妄，靜觀社稷安危，察奸邪之所以。若有邪臣黨比，則秘其事而幽其幾，以待一舉，而患難爲之捍禦。朕姊子文忠命居羣將之列，功至公位。烏乎！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其薨也三年矣。以骨肉之親，兼著勞於朝野，服制既終，命爾襲爵。爾其慎鑒前失，永受朕訓。

按文忠死不得其正，太祖猶追舊怨，情見乎詞也。（詳見文忠傳中）

及冠，太祖委以事。凡南京寺觀欽賜田地皆公之分析也。天界寺毘盧閣碑記猶存焉。（族譜）

洪武二十年，馮勝爲大將軍，以步騎二十萬征元太尉納哈出於遼東，景隆從。（明史馮勝傳）

屢出練軍湖廣陝西河南，市馬西番。進掌左軍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建文帝即位，景隆以肺腑見親任，嘗被命執周王橚。及燕王兵起，長興侯耿炳文討燕失利，齊泰黃子澄等共薦景隆。（本傳）

按明史齊泰傳，子澄薦景隆，泰極言不可，與此互異。蓋明史之疎也。

乃以景隆代炳文爲大將軍，將兵五十萬北征，賜通天犀帶，帝親爲推輪，餞之江滸，令一切便宜行事。景隆貴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諸宿將多怏怏不爲用。景隆馳至德州會兵進營河間。燕王聞之喜。語諸將曰，李九江執袴少年耳，易與也。遂命世子居守，戒勿出戰。而自引兵援永平，直趨大寧。景隆聞之，進圍北平。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垂破，景隆忌能功止之。及燕師破大寧還軍擊景隆，景隆屢大敗，奔德州，諸軍皆潰。明年正月，燕王攻大同，景隆引軍出紫荆關往救，無功而還。（本傳）

景隆遺燕王書請息兵，王答書索齊泰黃子澄等。又以前兩次上書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己利，匿不以聞，今備錄送觀之。景隆得書遂有貳志。（明通鑑）

燕王書曰：（鳳洲筆記卷二〇）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書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太祖高皇帝之子，汝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天地，有宗廟神明昭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天子尙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眩惑之。自天子以下惟其言之聽，生殺予奪惟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

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於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八。（續藏書八作六蓋涉下文而誤）其六事皆予遵承祖訓而行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擅啓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其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其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厭威迫，將殘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飢實始於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欣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朝廷清明，則上下之情通，則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甲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泰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哉！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師行有以忠爲勇以義爲壯以行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皇考之恩，而於今嫉權奸之跋扈憫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侈然以自矜大者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評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欲去者，惟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朝廷清肅，宗社奠安，悉復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惟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惟在如此。前嘗兩奏書於朝，數訴中憫，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己利，邀蔽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觀之。如汝不惑於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皇考之大德，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惟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而辭避矣。其亮之！

按景隆兵敗既累舉主，其有貳心於成祖蓋情事所難免。固不待金川輸款而定計矣。（見下）成祖斥其爲大將而賣君，（亦見下）宜也。

又按明通鑑一二攷異云：『明史建文本紀，是月燕王再上書於朝，帝爲罷齊泰黃子澄官，仍留京師。又子澄傳亦云，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按此皆据野史而節其文也。證之王鳳洲雜編所載燕王遺景隆書，謂兩天上書敷訴中惻悉不賜答。又謂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以聞。此皆燕王加子澄等專權之罪，遂疑兩天上書帝未之見。于是實錄据此數語，遂謂景隆喪師實係子澄等匿不報聞。又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于是野史復增入踰月加景隆太子太師之命。不知匿敗不聞上書不答，則解二人任以謝燕者何自而來？景隆之敗，子澄使之，今既解子澄之任，何以反加景隆官？且加景隆以太子太師，是帝實不知其敗。而解子澄等之任似帝又已知之。種種謬戾，不詰自窮。明史本紀傳中刪去加景隆太子太師之語極爲有見云云。』今從之。

帝慮景隆權尙輕，遣中官齎書賜黃鉞弓矢專征伐。方渡江，風雨舟壞，賜物盡失，乃更製以賜。四月，景隆大誓師於德州，會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於真定，合軍六十萬進營白溝河，與燕軍連戰，復大敗。璽書斧鉞皆委棄，走德州，復走濟南。斯役也，王師死者數十萬人，南軍遂不支。帝始詔景隆還。黃子澄慚憤，執景隆於朝班，請誅之以謝天下。（續藏書以爲練子寧事）燕師渡江，帝旁皇甚，方孝孺復請誅景隆，帝皆不問。使景隆及尙書茹璫都督王佐如燕軍割地請和。燕兵屯金川門，景隆與谷王穗開門迎降。（本傳）

按續藏書云：『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尙書茹璫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尙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錫淇成二

公。』

燕王即位，授景隆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增歲祿千石。朝廷有大事，景隆猶以班首主議。諸功臣咸不平。（本傳）

按續藏書云：『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割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是也。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續藏書）

按萬曆野獲編卷一云：『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實錄，指斥靖難君臣爲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爲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瑄。雖文武各一人，皆勳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云云。』此事明史未載。

永樂二年，周王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賂事。刑部尚書鄭賜等亦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謀爲不軌。詔勿問。已成國公朱能吏部尚書蹇義與文武羣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枝謀逆有狀，六科給事中張信等復劾之。詔削勳號，絕朝請，以公歸第奉長公主祀。亡何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復言景隆在家坐受闈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增枝多立莊田，蓄僮僕無慮千百，意叵測。於是奪景隆爵，並增枝及妻子數十人銅私第沒其財產。（本傳）

按續藏書云：『并奪增枝荊州帥符』則增枝是時蓋領荊州衛帥。族譜中漏列。

谷王謀反，造妖讖，謂高帝十八子當有天下。上疑景隆姓，追怒之曰，汝昔爲大將而賣而君，能保終忠我乎？下之獄，閉其家不令通飲食，其家屬皆發戍遼東。（別傳）

景隆嘗絕食旬日不死。（本傳）

初景隆好賓客游士。道人張玄玄者，數過其所。及將別去，留遺之簑笠粟缶曰有急可披簑戴笠出缶相呼。景隆家既閉，

發缶而呼，種粟即有穫，成祖見口突烟怪之，既知心（當係天字之譌）不絕文忠，不深錮也。（別傳）

按世家云：『先是岐陽王在日，與張三丰祖師相善，及岐陽王薨，復與公善。因謂公曰：「君侯面似桃花，異日必罹大禍，若與我爲赤松游，則飛昇可至也。」公未之信，祖師遂辭去。自寫一像，并葫蘆一枚木匣一枚貽公。曰：「善藏之，日後有大難可救。吾非爲爾，爾三百年後子孫當出一貴人，故留此以相救也。」後歸朝天宮羽化，高皇帝封爲通微顯化真人。公因憶及張三丰祖師所遺葫蘆木匣，拜而啟之，葫蘆內穀種數合匣內則破蓑衣一摺。公曰：「是可以救大難乎？」擲於地，隨生隨長，頃刻秀實。喜曰：「此仙師之大恩也」。樹於隙地，晨種午出，三年之間烟火如故，病則蓑衣一寸煎湯服之，無不愈。文皇帝疑有人私通飲食，增兵嚴守。又二年，文皇帝使中官覘之，而詢其故，以實對。取穀於大內試之如其言。遂傳旨云，「李氏功在社稷，天意不絕其後，朕爲天子，敢違天意乎？著上江二縣歲給俸米二百四十石，葫蘆繳上鎮庫。」吾家子孫得以相延至今者，祖師再生之恩也，其像至今祀之。」又按三丰與李氏相關之傳說，亦見於江寧府志。（圖書集成神仙部引）略云：『永樂初累致書敦請，乃入見。嘗奏對忤旨，欲殺之，忽不見，上遂病。有使者遇之途，附進蓑衣草數莖，煎湯服之立愈，由此遂絕。李景隆事之甚敬，臨去贈以蓑笠。云他日有難可服此。後其家遭幽閉，年久絕食，乃思其言，服之。行過處地即生穀，一夕便熟，賴此以濟。及宥出後服之，而行地不復生穀矣。』

又按三丰傳說除見於世家別傳外，更有李氏世藏之三丰像及裔孫德耀所撰跋。今列岐陽世家文物第十種，可資互證，其略云：『仙姓張，號三丰，一號籙邇仙。元至正間遨遊湖海，遇太祖於草莽，決策多奇中，上知其非常人也。與先岐陽王尤友善，嘗舍之。勸王循留侯故事，從赤松子游。上以甥舅且功冠諸侯王，不能釋，乃不果。仙瀕行，手爲肖像與一葫蘆爲贈，曰：「慎藏之，後世子孫當大厄不可得生乃啟。」靖難後，三世祖遭謗禁錮，烟火幾絕。發

葫蘆得竇笠穀種，晨藝夕穫，水有毒，投養立解。如是者五載，聞於朝。上爲之動，詔麋餼之。繼襲金吾，繼侯。其綿如瓜瓞，皆仙賜也。迨先大人北徙，像淪入宗人家，不復得。乙卯，長兄統師來京口，重贖購之，已寸裂，得良工始完如舊觀云云。」据此則李氏藏像之歷史已曾中斷，而三丰之事似亦僅得之傳聞矣。至三丰能畫亦見其他傳說，三丰全書卷五有自焚畫下火偈一首云：『天仙不滯舊形軀，一畫何能見道歟，烈火光中今日去，陽神粉碎滿空虛。』

又按張三丰自明初以來爲傳說集中之點，其生卒時代殊未能確定。明史本傳言太祖成祖俱嘗遣使訪求，而傳末又云或言三丰金時人。則究實有其人與否已自難言。顧至李氏文物此次公布於世，三丰之像赫然具在，與別傳所言相合，則三丰之與文忠景隆兩世有關，果不爲無因。而三丰之傳說在明初占有絕大勢力，得此益覺信而有徵矣。大抵雄猜之主一切不足以動其不忍之心，惟假諸神怪之說稍可戢其殘暴之念。揆之事理，景隆之所以脫禍，自是其賓客故舊密救之使得不死。即不然，則人之生理構造，旬日不食而不死本亦非絕不能有之事。成祖殆本好異端，（見成祖與景隆書）夙聞三丰之名。其左右有憐景隆者爲此說以聳動之耳。雄猜之主既有畏神仙之心，則亦不能無忌之心。明史言太祖遣使覓三丰不得，成祖又遣胡濙偕內侍朱祥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恐難保無欲得而甘心之意。三丰與沈萬三二人皆明初神仙傳說所集中者。三丰卒免於禍，而萬三則竟罹其禍者也。三丰全書本傳（雍正中汪錫齡輯）云：『僑寓金陵遇沈萬三，傳以丹道，事在至正十九年，臨別先生預知萬三有徙邊之禍，屬曰，東南王氣正盛，當晤子於西南也云云。』其他述三丰與萬三有關者難悉數。然則萬三被禍，世人鑒於太祖無道之益甚，遂益神三丰之道術以儆時君之暴耳。人主既卒不能得神仙，莫如之何，則惟有訪求之旌顯之崇奉之以助成今茲之傳說。否則李氏子孫苟以脫禍爲幸，豈敢復勒之家乘以取尤忌哉？

至永樂末乃卒。(本傳)

續藏書云：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

族譜云：薨於宣德四年八月二十日。

配曹國夫人袁氏，庶夫人劉氏，子二，長順安，次佑。

李景隆集傳

岐陽王裔明代世系記

瞿兌之

李氏自景隆以下，事蹟無多，茲以族譜爲本，參以他書，錄其大要，爲李氏四世以下世系記。附於世家之義焉。

四世 佑字啟茲，景隆次子，永樂中禁錮第宅。正統元年蒙恩每年加給米二百石，冬夏絹布三百二十四，絲綿綿花鹽醬豬羊鷄鶩什物等件。配金氏，二子長驥次賢。

按明史本傳：正統十三年始下詔令增枝等啟門第得自便。時景隆之弟增枝尙在，而景隆之子已不及見矣。

五世 驥字永芳號朴素，正統十三年被釋，自禁錮之後垂四十三年。喜讀書，手不釋卷，性孝友，家甚窘，坦然不介意，勳舊中有念同胞（袍字之誤）以金帛餽之者，曰：『吾雖貧，安受無名之餽乎？』悉卻之，以正自持，里中惡少不敢近，凡事有難決者，咸請決焉。晚年荷衣蕙帶與二三同志，放情山水以娛其志。配關氏，子二，長璿次璣。

按李氏所以能延世不絕者，實文忠愛賢好學有以肇其基，而自驥以下被服儒者，益衍其風，有明一代勳貴之家固莫能及之者矣。

六世 璿字器夫，四歲授以書輒記誦不忘，既長，學日進，隣有庠生許子貞見之曰：『吾閩人多矣，未有氣度如是者，它日光復先業，殆在若人乎！』配以長女。弘治初，詔以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

譜載原詔曰：弘治五年詔書一欵，太廟配享開國功臣追封王爵俱係有大勳勞之人，今子孫不沾寸祿，與編氓無異，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量加恩典，俾奉其祀，欽此。六年二月十九日奉旨：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等四人既係開國功臣子孫，都與做世襲指揮使，各註附近他先祖墳塋衛分帶俸以奉其祀，欽此。復奉欽依將璿註選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帶俸。

素性寡合，燕居獨坐，終日不發一語，至與縉紳輩議論天下事輒慷慨激烈，令人悚聽，教諸子嚴而有法，處朋友和而不

同，歲有常祿，分贍宗族。生平大率類此，配許氏，子四人。長謙，次洛，三沂，四汝，沂繼姪襲，臨淮侯，汝貯胎庠生。

七世 謙字師周，號野鶴，襲指揮使。寬厚和平，有大度，雅善詞賦，配繆氏，子二，長石嫡出，次性，庶夫人張氏出。

八世 性字純之，襲指揮使。嘉靖中封臨淮侯。

譜載原詔曰：嘉靖十年詔書內一欵，爲崇元勳以正祀典事，該刑部貴州清吏司李瑜奏前事，節該吏部等衙門查議覆題奏，十一月十三日奉旨常遇春四臣子孫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給與應得勳階誥命，本身免二死，子孫免一死，妻封爲侯夫人，都著與世世承襲，各該食祿戶部查議來說，欽此。

按明史本傳云，給祿千石。續藏書同。

薨年十五，配夫人田氏。娶甫七月，無嗣。

七世 沂字師會，號友葵，嘉靖十一年，世宗納廷臣議，姪性得封臨淮侯世襲，性薨無嗣，兄洛幼故，沂得承襲。性好隱退，少與三五同志爲竹林遊，及襲封，束於禮法，嘗曰：『思昔日放浪山水間，恍然如夢，不可得矣。』事親孝，教子嚴，馭下寬，敦族仁，管南京後軍都督府事。配田氏，子三，長庭，竹襲爵，次庭，梧，三河，圖，恩，生，台州府通判，女二，一適安遠侯柳雲，一適魏國公次男錦衣勳衛徐邦榮。

按明史功臣世表以沂爲嘉靖十三年襲。

八世 庭字君，侍號軒山，嘉靖十五年襲爵，十九年推任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二十八年任提督操江，三十年任南京前府仍兼操江，三十四年拒倭寇，三十六年任南京協同守備兼管前府，四十年復任提督操江兼南京左府掌印，四十三年任鎮守湖廣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四十四年平賊黃忠，四十五年三月內任左府掌印，十二月內任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

，隆慶二年任右府僉書，四年任中府掌印，三月轉南京守備兼掌南京中府，十月內取總督京營戎政。懇辭不許，萬曆元年復守備南京兼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二年薨，子二，長言恭襲，次寧儉太學生。

按明史功臣世表，庭竹嘉靖十八年鎮湖廣，隆慶五年守備南京，與譜不合。

又按庭竹曾於故第築壽春堂。薛應旂有記。

庭竹一生事蹟王世貞所爲誅中具詳之，（見弇州四部稿卷一〇三）其詞曰：

萬曆甲戌秋九月，都督留守諸軍領中軍府事臨淮侯盱山李公以疾請解機務，許之。公之家胤言恭方統熊羆不二心之士，環衛左右，上書請急扶持，輟直以行，又三月而公捐館舍，三聘諸王，兩佐南北樞，四長其府，一帥全楚，握節而始出守，再督江防，一總禁兵，未拜。

九世 言恭字惟寅號秀巖，生而岐嶷，喜讀書，及長，工詩，與王鳳洲李滄溟輩稱海內十才子，有貝葉齋青蓮閣二集行世，（明詩綜卷四九云有青蓮閣貝葉齋游燕諸集。）滄溟曰，國家二百年來徵侯中第一人。

按言恭之爲人，據明史稱其好學能詩，折節寒素，王世貞弇州四部稿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李于鱗滄溟集皆有涉及言恭之作，而言恭尤與應麟善。盱眙縣志稿引王世貞胡元瑞傳云：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鑿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是也。而少室山房集石羊生小傳則亦云『盱眙李環衛惟寅方盛與海內諸賢豪談天碣石，一日耳生名，亟虛左席以上客迎之，由是生歌詩頗傳播長安中，諸長安貴人往往願交生，其互相標榜可見。』言恭之貝葉齋集（今存國立北平圖書館）前有王世懋屠隆二序。詩中亦多與當時山人名士往還之作。屠隆序有云，『余聞惟寅築貝葉齋，日跏趺蒲團之上而誦西方聖人書與衲子伍。』則其人格風度可以槩見矣。

言恭之詩與其爲人，列朝詩集中有一則，足資佐證。其言曰：

岐陽王裔明代世系記

言恭字惟寅，岐陽武靖王之裔孫也。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環衛扈從，屢荷恩眷，以勳戚留守陪京，位元戎，列師保，累年而後卒。李氏自岐陽父子已好文墨，親近文士，惟寅沿襲風流，奮跡詞壇，招邀名流，折節寒素，兩都士人游客望走如鶩，子宗城字汝蕃亦有文好事，東封之役，奉使不終，家於金陵，賦詩結社，徵歌選妓，有承平王孫之風。惟寅詩風氣婉弱，時有韻致，送安茂卿詩云，夢回芳艸遠，人去落花多，藝苑至今傳之。汝蕃以敏捷自誇，其佳句如秋夜云，醉後晚鐘頻入枕，夢回寒月半當樓，贈汪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闊，愁來霜逐鬢毛新，皆可誦也。

康熙盱眙縣志載其還盱眙山居二首，檢貝葉青蓮兩集未見蓋佚詩也。詩云：

伏枕中原鬢欲絲，五湖鷗鷺好相隨，非關鄉思逢秋起，但覺青山與病宜，雲物何堪論世態，藤蘿聊爾慰心期，歸來漫結長生社，紫氣豐城敢自知。漢庭安問畫麒麟，秋色西門意轉親，滄海自容耽酒客，青山翻媿倦游身，已拚叢桂成招隱，況有浮鷗似故人，舊日高陽徒尙在，五陵裘馬任風塵。

言恭又工篆書，見盱眙縣志稿。

言恭晚年曾病跛。胡應麟甲乙剡言云：『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年，再易寒暑耳，遂不良於行，蹢躅出見客，道故殷勤至落涕不能止，因念走馬長干鍾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是也。

言恭有連舉三孫詩，見青蓮閣集，其自書手卷今藏周肇祥君處，即十五世延基分書中之第十一件也。詩云：含飴日醉春風，眼底他鄉四世同，驥足人言空冀北，鳳毛吾敢望河東，箕裘聊爾承先業，帶礪寧無念祖功，七十高堂頭未白，齊看王父綵衣紅。

言恭所居有竹園，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云：『隆慶十七年游南京李臨淮竹園，』是也。弇州四部稿有李臨淮竹園詩

云：

李侯高館適雲孤，翠竹彌空赤日無，一自六軍煩受賑，不妨三徑早從燕，清商似逗黃金縷，上客曾誇碧玉壺，喚作長矛三十萬，紫微詩調自宮籬。

又少室山房集六九有題李惟寅山房三十七咏，錄其目於左，亦可覽其勝概一斑。

清嘯園 松關 陽春臺 芙蓉閣 清風館 先月臺 涵虛閣 度雲橋 浣花池 拱辰閣 藏真洞 白雲峯 翠微亭 凝秀軒 來雲洞 虬峰 釣磯 鰲嶼 琅玕亭 芳草齋 青霞館 松室 青蓮閣 貝葉齋 會心處 蒼玉館 製芟軒 疑舫齋 浮白齋 草玄居 梅花亭 澹然閣 如如境 滋蘭室 綠雨樓 留客處（有十畝辟疆句） 延壽亭

青蓮閣集則作三十八詠，稍異者有瑤華堂留春亭問月亭而無延壽亭，又浣花池作浣芳，拱辰閣作瞻辰，凝秀軒作凝秀亭，製芟軒作製芟齋，疑舫齋作疑舫軒。

少室山房集中四知篇并序述言恭身世至詳，錄之於次。

：始余年十六，遊長安，適萬安朱公賞識，則惟寅業已上座延之。

於戲戰國後，永絕原骨風，五侯洎七貴，紈袴矜豪雄，岐陽本懿戚，帶礪盟元功，惟寅奮甲冑，巨筆如長虹，英雄楚遊集，弱冠推文通，明霞傳兩頰，皎日流雙瞳，亭亭古玉樹，百尺懸蒼空，騰身起宿衛，帝夢來飛熊，晨趨景陽漏，夕儼承明鐘，餘晷輒賦詩，高吟月瞳矐，前鑣逐濟上，後乘馳江東，丰姿寄朗潤，句格諧纖穠，憐才實天性，下士惟謙冲，門庭盛交際，軒車沓雲鴻，傾心放崇伯，握髮模姬公，八荒並九域，踴躍歸樊籠，涓流赴溟渤，尺土依衡嶽，逡巡抱一藝，疇不懷登龍，尤欣禮寒素，率土皆吾宗，華名諫遠近，帝眷彌優崇，陪京借管鑰，

瓜步羅縲，江流照橫梁，徹底鑿青銅，長驅白門道，夾路停花驄，車前八騶列，一笑卑王融，夜登鳳凰臺，誰浪青蓮翁，糟丘亘阡陌，雲車盍相從，朱旗閃碣石，七萃提兵鋒，魏貅八十萬，操戈候元戎，月支奉舊朔，日本祈新封，狼烟絕張掖，獵犬迴居庸，胡床挾僚幕，羽扇搖輕風，當筵盡珠履，金釵錯簾櫳，時邀四方客，大集華陽宮，纖腰舞靜婉，艷曲歌玲瓏，慈恩結永夏，景福逃殘冬，西山四百寺，寺寺懸詩筒，賢勞動當宇，寵渥流宸衷，勛階埒師保，晉接何從容，三朝憲吉甫，文武攀宗工，登壇兩突兀，推轂雙穹窿，安危係中國，絕徼傳精忠，有如汾陽令，天下叨旂幟，地分匣寶劍，馬盡弢良弓，參差蓋以謗，一夕流丹彤，欣然釋重負，長嘯還隆中，青門種瓜地，五色開蒙茸，閉關却人累，習靜眠高春，食經除何脣，飲量增盧仝，交遊遍宇內，若箇娛幽棕，維余二三子，且夕携孤筇，伊余夙邂逅，非角遊新豐，當塗一傾蓋，拍手呼終童，名篇誦池草，繡句繙江楓，君能汰禮法，余亦忘疎慵，深盟三十禩，膠漆盤心胸，河梁劇酬倡，流水鳴絲桐，將因畢昏嫁，把袂尋韓終，云胡玉棺下，冉冉移空同，死生竟長訣，去住殊匆匆，河山復猶昨，九原邈難逢，虛堂翳圖籍，別牖肩笙鏞，天池涸大澤，日觀頽孤峯，千秋信陵誼，百代臨淮踪，吞聲遍韋布，飲泣環章縫，佳城翫白石，馬鬣浮蒼松，靈虬逝天末，泪目懸孤蓬，雋聲逮嗣服，蘭桂逾芊葱，君看白雪調，奕世標芙蓉。

又少室山房集一一九有報李通侯惟寅書。

讀貝葉齋草，鄙人以姓字占籍青雲幾十七年焉，快哉無所憾矣。自君侯倡盟大雅，域中諸談藝士憑軾趨風，華陽碣石之間，蔚爲雋國，每花朝月夕，風天雪郊，挈榼携樽，連鑣並轡，無論雙闕五陵，西山金銀樓殿四百餘，題名其上殆遍，雖尋邱勿壑稍具遐觀，君侯必聯絡賓朋窮其勝而後已，按是編一時倡和宴遊之盛，觸目可想像也。今往事遂爲陳迹，而故人亦大半入岱，僅君侯與僕以其時年齒差少故相望僅存，若太白之配殘月耳。君侯虎頭燕

領，行且立勳萬里外，一通侯故物不足言，僕自別君侯，離羣索居，持一竿東海之上，即擁衆扶餘稱王夜郎，安能與英衛元勛絜量高下哉，賢郎雋聲傑起，幾跨阿翁，不佞髮種種矣，而心故長，何日相遇中原，觀其騰霄歷塊也。

又按言恭曾著日本考。四庫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日本考五卷，明李言恭都杰同撰。…方言恭督京營戎政時，杰爲右都御史，會倭患方劇，乃共摭所聞爲此書，記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風，而於字書譯語臚載尤詳。後倭陷朝鮮，封貢議起，杰以力爭不合徙南京，而言恭子宗城卒爲石星所薦充正使往封，至釜山而倭情中變，易服逃歸，被劾論戍。盖徒紙上空言，宜其不能悉知情僞。』按之胡應麟詩月支奉舊朔日本祈新封之句，疑言恭當時號爲通日本情事，亦與封貢之議。

嘉靖四十五年送京營教習，隆慶元年致試奏薦，授勳衛職銜，附記將材簿候缺推用。二年用五軍營游擊將軍，又管理紅盔將軍，萬曆三年襲爵，四年任中軍部督府僉書管事，七年任左軍都督府掌印管事，九年任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十二年孝陵工完賜銀幣，十三年南京玄武門工完賜表裏，十四年任總督京營戎政，辭不許，奉勅提督壽宮工程，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修理南海子工完賜銀幣，十九年以督率官軍內宮打掃焦木賜錢幣。

按是年京師宮殿據諸書所載並無被災之事，下云二十年督九門工，此兩事均是補史乘之闕也。

二十年督理京城九門工完加少保，自是屢疏乞退不許，二十七年薨。配史氏，子一，宗城，女一適魏國公徐弘基。

按少室山房集有臨淮史夫人挽章四首。

又按少室山房集中四知詩有云：參差意以謗，一夕流丹彤，欣然釋重負，長嘯還隆中。又有聞惟寅謝事寄慰四章。其獲咎之事族譜不載，盖諱之也。

十世 宗城宗汝藩號葵岳，萬曆四年送京營教習，五年授勳衛職銜附記將材簿錄用，六年送禮部轉送國子監讀書，八年因學業有成本監呈送禮部轉咨兵部遇缺推用，十五年推補府軍前衛掌印管事，二十二年升後軍都督府添註僉書署都督僉書事，充使東封。

按明史本傳云：『萬曆中倭犯朝鮮，兵部尙書石星主封貢，薦宗城才授都督僉事，充正使，持節往，指揮楊方亨副之。宗城至朝鮮釜山，倭來益衆，道路藉藉，言且覘二使，宗城恐，變服逃歸，而方亨渡海爲倭所辱，宗城下獄論戍。』

又按明史朝鮮傳，『萬曆二十年八月倭入朝鮮豐德等郡，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明年李如松敗，倭亦乏食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已而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來請款，……二十二年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二十四年九月，封使至日本，先是沈惟敬抵釜山，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以貪淫爲倭守臣所逐，棄璽書夜遁，事聞逮問，乃以方亨充正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其言宗城遁還之故不同。又按日本國志卷五云『惟敬思傾宗城而代之，乃令人以危詞怵宗城，宗城果遁還，大抵宗城非使才，巽懦苟免，蓋無可疑矣。』

族譜云，『先有沈惟敬泛海至日本國，倭奴之關白詭言倭奴要天朝冊封，必以朝鮮爲彼之屬國，三公主和親，歲幣八十萬，如約則可，沈惟敬皆匿之，祇云倭欲受天朝冊封，於時海宇承平，大司馬石星上其議，制云可封則封，不受封馳驛還朝欽此，祖（宗城）爲正使，石司馬充副使，到彼的見倭情狡變，奴以爽約不受封，伏遵原旨，潛圖出營馳奏，疏未及上，隨蒙旨逮繫，後封事果係狡倭誑詐，逆犯沈惟敬業已抵法，忠奸昭著，以祖宗城不宜遽出倭營，該刑部擬議題請爲罪臣被逮多年詔獄候旨未結懇乞早賜批發以昭聖斷以廣皇仁事，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奉聖旨李

宗城先年因使東倭詔繫刑獄問擬請旨，今已十年，念開國元勳之裔，姑照原議遣戍終身，世爵著彼子孫承襲欽此。到戊四年因邦鎮奉旨承襲後釋放回第云云。族譜於先世之事多隱惡，宜也。然其詞吞吐過甚，徒見其拙而已。中有云石星充副使與明史不合，按之事理亦殊不類，蓋修譜者之陋也。

又按言恭於萬歷二十七年卒，明史及族譜無異詞，而使日本事在萬歷二十二年，言恭尚健在，宗城不應已襲爵，故功臣表於宗城下云以使朝鮮逃歸論死不得襲，朝鮮傳稱之爲臨淮侯蓋誤也。

又按言恭清遠閣集有送城兒冊封日本詩並序云：日本國遠在東海之外，二百年來不通貢獻，嘉靖中有部落跳梁閩浙，興師致討，旋即蕩平，然濱海之民亦被其荼毒矣。我皇上聲教訖於四海，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關白平秀吉乞封天朝願爲屬國，求朝鮮爲之通，而朝鮮負之，輒爾觸冒，以煩天討。既悔禍矣，乃歸所侵朝鮮土地及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朝鮮國王又代爲叩關，可謂恭順。主上特允廷臣之議，錫以封典，列爲外藩，命男宗城以後軍都督充正使，京營都督楊方亨副之，加一品服持節以行，仍賜勅印符驗旗牌得便宜行事。卉服化爲衣冠，鯨鯢知有禮樂，用夏變夷之盛，固唐虞三代之所未有，然蕞爾小夷一旦仰沾聖化，永作藩臣，尤千萬載一時之幸也。因城兒行，送之詩，並記大略云。詩云：

掛帆重譯問扶桑，玉節金函下建章，萬里浮槎稱漢使，一時負弩是名王，潮回島嶼鯨人出，日轉旌旗蜃市藏，莫道周家來白雉，兩階干羽正垂裳。

宗城自幼喜讀書，寒暑不輟，年十八，詩名著於時，有李汝藩詩稿行於世。

按盱眙縣志藝文有李宗城詩集，明史亦稱少以文學知名，餘已見前。

天啟癸亥薨。配夫人徐氏，庶夫人孔氏，子五，邦鎮嫡出，邦鑑邦鎬邦鐸邦鉉，女二，長適安遠侯柳心葵，次適工部王

一夔。

十一世 邦鎮字士安號泰維，萬歷二十七年以父宗城遣戍承襲侯爵，四十四年兵部推補府軍前衛掌印管事，四十四年挂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淮安地方，天啟元年薨。配楊氏，子六，弘濟弘源弘沛弘澤弘湛弘潤。

按明史功臣世表，邦鎮以萬曆三十八年襲，天啟二年卒，亦不合。

十二世 弘濟字允中號玄素，天啟三年襲爵，六年任後府簽書管事，崇禎元年升右府掌印，二年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加太子太保，三年加太子太傅，旋加太子太師，十一年轉北京右軍都督府掌印，十二年升提督大漠將軍，加太師，十四年轉南京守備中府掌印，路經山東東昌府病薨。配徐氏，子四，祖述祖模祖楷祖棠。

按譜於邦鎮夫人楊氏下云，十四年路經東昌，得疾沒於六月十一日，於弘濟下云，薨於四月二十八日，又於弘濟夫人徐氏下云，七月初二日沒於東昌，不應母子夫婦死於一處而月日相差至是。考明史莊烈帝紀，是年六月山東寇起，則三人殆死於寇，明通鑑八七云，給事中詹兆恒言燕齊二千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其情事可想。家乘諱言之，而別造日月以實其得疾之說耳。

按李氏十六世孫世鍾有和其父延基感懷藍李二義僕詩頗疑祖述等實賴此二僕提携保護以脫於厄，故有義僕之稱。情李氏家集不存，譜又諱言其事，僅能付之想像而已。

又按明史功臣世表，『崇禎十二年七月甲戌以臨淮侯遣代祭，餘無考，』與譜不合。

又按諸書所載仍有稱岐陽後裔而不詳於譜牒者錄數人於左。

李雄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有河間李鈞轉漕日記云『余原籍安徽泗州盱眙縣，明岐陽王後世襲指揮公諱雄，從成祖北遷，始

居於河間郡城。』

按記中所載李鈞爲嘉慶丁丑翰林戊子廣東主攷丙戌會試同考官河南糧道，父辛酉舉人，二三弟皆乙酉選拔，弟相圃慶昌學官，鈞著有使粵日記。

李昇

楊鳳苞秋室集，南疆逸史跋云：『李昇字東君，岐陽王十七世，（此必字誤）短小精悍，善騎射，喜吟詩，官某軍都督府同知，年才十四，甲申春（崇禎十七年）闖賊逼畿輔，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移檄諸鎮勤王，昇請於可法曰，君父之難，臣子恨不能奮飛赴救，並願爲前軍，疾馳抗賊鋒，得五百人足矣。可法壯其言，以其童子也，未之許。異日大閱軍營，昇彎強弩發九矢皆中的，可法益壯之，會援師未集而北都陷，福藩立，誠意伯孔昭與馬阮毗倚，殘害善類，昇積憤，一日過孔昭於道，戟手唾晉，孔昭大恨，上章劾罷之。昇乃往參可法軍，以勞瘁得嘔血疾，歸養於家，明年南都下，亡走天台爲僧。丙戌浙東又下，痛哭發狂而卒。嘗賦詩云，徒聞絳帟離淮水，旋見青衣出洛陽，又天下猶懸唐日月，海中莫恃漢金湯。蓋傷福藩北去監國入海也。』

李錫祚

前書又云，『李錫祚亦岐陽王裔，與弟錫貢並以武勇聞，庚寅偕詣魯王於舟山，王命佐阮進守螺頭門，清兵三路下滬洲，進遇之橫水洋，以火球摘敵舟返，風轉擊進面創甚，錫祚趨救亦被創，同赴水死，舟山城破，錫貢率兵巷戰，馬蹶被獲，斬於四明。』

岐陽王裔明代世系記

岐陽王裔入清以後世系記

朱啟鈴

肝胎李氏世家起於岐陽武靖王李文忠之父李貞，追封隴西恭獻王，入明第一世家。族譜列爲始祖，故岐陽稱爲二世，傳至十二世孫李弘濟而明亡爵絕，見於明史李文忠傳中。與家譜世系略同。其十二世孫弘濟撰族譜未成而遭鼎革之變，十四世孫德耀續纂於康熙中葉，又未及付梓而卒，十五世孫延基繼修於康熙三十四年，刊於泉州南安縣任中，即今所傳寫刻本也。余經韻古齋主人張新梧紹介，得睹岐陽王家世守遺像四十餘幅，奕葉相承，歷明清兩代而迄於今，有六百餘年之歷史，雖簽題剝落，其昭穆世系有不能明悉者，幸有此精刻之族譜可以對勘，而在延基十五世以後之世系爲譜中所不載，即間或見於附表者，又爲後世子孫任意鑄削添注，不明體例，攙雜凌亂，殊無足觀。現存奉祀之宗子，爲廿一世裔孫國壽，感于世亂衰微，深懼不克負荷，蓋其近代書香中絕，雖什襲之志可矜，文獻之徵不足，乃發故篋中先世遺物，寸紙尺縑，將之俱來，就我研討。窮經月之力，於叢殘中搜求旁證，並據其本枝所傳神主墓圖契據分關，合之譜中所添人註名，爲補入清世系如左，就其遺文，略加整比，期不失其真，疑者缺焉。

十三世孫祖述字孔肩，明贈太師襲臨淮侯弘濟（譜稱允中公）長子，鼎革以後播遷流徙，居於京師，世離兵燹之餘，無以自存，大清屢頒恩詔，乃出應命，年甫十五，以故侯嗣，授三等阿達哈哈番編入漢軍鑲藍旗，是爲入清遷燕之第一代。祖述生於天啟五年（乙丑）六月初六日，卒於順治八年（庚寅）口月口日，年二十有六。配夫人方氏爲南和伯方一元長女，生二子，長德燦，次德耀，夫人守節撫孤，教子成名，生於崇禎口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廿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乾隆二年，孫延基暨合族人具呈奉請旌表，合葬於北京彰儀門外泥窪村之原。有遺像行樂圖塋墓圖旌表呈稿可證。

按祖述於順治二年始授三等阿達哈哈番，考大清會典，譯爲外衛指揮使，秩從三品，蓋清代入關，對於前明勳戚世

爵於恩詔或有仍留原爵原官原俸之寬典，乃出應命，編入漢軍鑲藍旗，又以技勇授職，遂有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之改稱。族譜援例書資政大夫，繪像則從清初冠服二品頂戴獅子補服，豈仍以故侯資格附會武職二品耶。

又按甘肅通志引貳臣傳有前明臨淮侯李祖述名。

方夫人畫像作旗裝，常服無補，長袍委地，掩蓋纏足，又爲漢婦初改旗裝之變態。另有行樂圖二，皆爲方夫人晚年寫真，畫工端麗，布景設色，確是康熙中葉筆墨，與孔肩畫相似出一手。然則孔肩之像其爲德燿兄弟遊宦江南時追摹者歟！清初草創，滿漢服制男女迥別，固無從考其遞嬗之異同也。

十三世孫祖模字孔範，明襲臨淮侯弘濟（譜稱允中公）次子，家譜中有傳，其人豪邁自適，隱居於和州石跋河，清初未曾投旗，仍爲盱眙民籍，子孫繁昌，李氏在和州尙有一枝，惟孔範以後世系除譜表所列者外無從稽考，不再叙入本文。

十三世孫祖權字孔衡，十一世明襲臨淮侯邦鎮（譜稱泰維公）之孫，十二世崑山參將弘潤字允孚之子。入清留居南京守鍾山岐陽王墓，族譜世系表中有祖權名，李家故篋中有順治十七年祖權所繪鍾山祖塋墓次圖，其年方十七也。據李德燿張三丰祖師畫象題記『李氏歷代世守圖像俱在南京，康熙中長兄德燿移鎮京口，旋至金陵始獲致之北京，張三丰像亦世世供奉者，遺落於宗人家，出重資購回，亦已寸裂，命良工裝合始得竣完，』宗人蓋指祖權之父弘潤也，而譜中德燿撰岐陽王像冊小引記，云『鼎革以來先大人（孔肩公也）北徙，遺像留金陵，弘潤弗獲恭修時荐，及燿宦遊南國，長兄亦統師來京口，先後踵至，始得迎像奉祀，惟是籤軸浩繁，列數楹不能竟，乃奉原像入家廟，別爲小像者三，一歸京師，長兄以大宗主鬯，一留弘潤子祖權家祭祀，一燿奉之之四方，俾居者行者咸得恪恭伏臘，瞻仰之下優如愀如，水源木本之恩，履霜露而勿替云。』是則圖像授受流傳之續與祖權有關，例得附書，俾祖權之子孫在金陵者本枝百

世有所考也。

十四世孫德燦字恒昭，祖述（譜稱孔肩公）長子，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家譜有傳。略云：康熙十四年，統兵出鎮京口，後移金陵，奉命赴嶺中討逆，蓋從征於討吳三桂之役，康熙二十年凱旋謝職還家，其戰功事蹟另有紀，爲人醇厚充直有志節，孝友出其天性，教子延愷成進士，今方杖鄉之年，怡情寄志，遊詠山泉，不嬰世務，澹如也。公生卒年月無考，據其弟德耀傳，德耀生三歲而孤，太夫人方氏孀居撫二子，長即德燦，德耀生於順治五年，德燦爲其長兄，其生似順治二三年間，再以杖鄉之年考之，修譜時適爲五十歲，已在德耀卒後十二年，故云樂壽之徵，享年當在六十以外矣。配夫人柯氏爲貴州布政使柯鼎之妹，生於順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卒於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廿一日，均合葬于北京泥窪村塋地。子六長延增次延壇康熙癸酉科進士，三延坦四延堞五延堦六延堦。

按德燦爲李氏大宗，所生六子惟延壇以科名顯，延增生子世鈞，延壇生子世錦，以後失考。

十四世孫德耀字羽昭號潤公，祖述（譜稱孔肩公）次子，以蔭初任四川大邑縣知縣，繼任江西鳳陽府泗州知州，時康熙十二年也。特遷山盱河務同知，遷浙江台州府同知，（據康熙《台州府志》卷六，德耀以康熙十九年任台州府同知。）權紹興府知府，卒於任。初任蜀中，年方十七也。（又據《台州府志》卷十六德耀所撰自箴亭記，予四齡失怙，晝荻丸熊，惟母訓之承，迨十六而得任蜀之大邑，再七年而牧江左之泗州，再期年而以治河題授淮陰司馬，再移茲土云云）在官二十年，幹練有吏才，治績具詳王國安所撰傳中。（見族譜）官浙時曾伴內使採上用皇木，徧歷浙東西諸郡，跋涉山谷，冒犯霜露，又轉餉嶺中，經年始返，迨權紹郡，未三月以積勞遘疾而卒，懷才未竟，時論惜之。又陳頴別記（見岐陽王像冊陳頴跋）則言奉旨入黔中採木，與王傳紀載略有出入。蓋康熙中北京正營建宮殿，三藩之變，運道中阻，大木不能以時供用，故有遣使採木於浙溫台諸郡之議，德耀爲浙民請命，具議上督撫，奏寢其役，其條議既上於朝，而大工

岐陽王裔入清以後世系記

所供之皇木既不獲採於浙，焉知不轉而之黔滇耶。部臣與內使不歎於德耀之梗議，焉知不又使之行役黔中耶。所著荃宜堂集已佚，條議如何，惜無佐證。（譜中忽略爲補記於此）德耀生於順治五年七月一日，歿於康熙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年三十有六。附葬於北京泥窪村祖塋。配郭恭人前工部侍郎郭廷祚長女，後復姓金氏，（見畫像原籤及子孫所奉神主）德耀卒，其母姑方夫人健在，侍奉衰姑，就養於長子延基台南任所，事姑孝，訓子嚴，晚年長齋繡佛，事見族譜。郭氏生卒年月，譜中失載。蓋修譜在康熙三十四年，其時恭人尙存也。生三子，長延基（福建鹽運同知）次延塚（平遠州知州）三延塚（雷州府知府）女一適一等男爵劉震（見延基爲其姊李氏請旌表呈稿）。

按羽昭暨郭夫人均有畫像，羽昭又有擁書圖，微髯似壯年寫真，又一幅修眉長髯科頭跣足憩于偃松下，似於入山採木時作也。

又按入滇采木一節，爲德耀積勞邁疾之由。余於營造史中既廣輯歷代采木事實，因益爲之考索一過。按陳穎所撰別記有云，羽昭公奉旨入黔中采木，與王國安所撰傳不同，良爲可疑。國安親爲浙撫，曾伴朝使治此事，似不致有誤。豈穎誤入黔采木與轉餉赴滇混爲一事耶。王傳謂得木如所頒之數，蓋指內庭頒皇木之尺度而言。德耀所具條議，謂舟楫道路之遠，攤派輓運之煩，需帑萬金，周折纒悉，其建議必在荃宜集中。惜此次所得李氏故籍無傳本，不能悉考。以推測所得，康熙初年正北京修建三殿兩宮以及午門土木繁興之時，工部依前明事例，皇木須采自黔滇，維時吳藩舉兵，西南道阻，遂有遣使赴台州采辦之舉，蓋援宋代事例也。祥符中營玉清宮，即因取材而發見雁蕩山，宋人嘗有此紀載。夢溪筆談『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譜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是也。南宋都於臨安，營繕宮殿，取木淮浙西是賴。元明以來，用兵滇蜀，力拓苗疆，皆爲取木計。梁棟大材，由腹裏下長江，而輸之燕京，謂之皇木。其最大杉楠有圍七八尺長十餘丈者，謂之神木。北京通州有神木

廠是也。前明采木內使最爲煩擾，清初工都差員仍沿舊制，目爲欽差，督撫聞之頭痛，郡縣當之棘手，民間損害更無論矣。伴行之官，跋涉山谷，冒犯瘴厲，役於近郡，尙復如此，果赴黔中采木，深林密箐之中，更非數月可畢。德耀之條議，必力言台郡采木之艱，期抒浙民攤派輓運之力耳。

又按德耀在泗州任時，曾修泗州通志三十卷，纂錄學部圖書館方志目，今存北平圖書館，寫本一冊，蓋從未付梓者也。此事族譜未載。歷劫幸存，真可寶也，其自序有年月，藉此可推知其任泗州牧之時代，即其政績抱負亦藉此序可見一斑。錄之如左。

余奉命牧泗，會上俞輔臣請，輯天下志，志大一統也。余因得敦禮名獻，綜覈遺文，悉取山川形勢與夫戶口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酌古準今而裒益之，閱三月書成，鄉大夫士請余弁諸簡端。余樸遯少文，烏足頌颺盛典。雖然，泗故余桑梓地，嘗得之先世所傳聞，安敢以不敏謝？第以先世所傳聞合之今日之泗，則大異。戶口昔繁而今凋也，丁徭昔易而今難也，地畝昔治而今蕪也，錢糧昔增而今減也，風俗昔恬而今戚也，人物昔盛而今衰也，夫以今天子聖化洋溢，四裔之遠，莫不航海梯山，鱗集麇至，其在踐土食毛，又莫不歌詠樂郊，地闢民聚，泗獨異是何歟？由淮之橫溢使然也。淮之橫溢由明季之築高堰，然疏洩猶有三閘，近且併三閘而墜之，泗於是城爲沼民爲魚，其扶老携幼棄故土而四竄者，迫於水也。余至泗五月，殄瘁招徠，民稍稍有至者，地亦少墾，要非亟議開三閘，時其啓閉，民終不得安。且三閘開非獨泗利也，上流無壅，下流皆通，高寶均利焉。且堤下水時行不復驟盈驟涸，燥濕無常，致崩裂傾圮之患，於河又有大利。余將詳圖形勢以請於上，庶泗之殷庶可如昔而朝廷之疆圉無凋不復，無疲不起，於以潤色太平昭大一統之盛也，又寧有量？故因志告成併及之，時大清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清和既望知泗州事李德耀敬題

岐陽王裔入清以後世系記

六

又按德耀能詩，今檢康熙盱眙縣志存有十首，錄之。

雙貞祠

醴泉無源芝無根，姱脩峻節生單門，機杼軋軋霜天月，弄粉調脂心不存，一朝父母輕離別，紅顏將依娼家楔，鐵石爲腸祇自知，青青肯向東風折，半幅絞綃雙臂聯，相携姊妹赴清漣，香魂不逐東流水，海若迴瀾送翠鈿，堤堤人人皆錯顧，幽貞臚筆楓階訴，形淪煥彩到茅簷，棖榭巍峩冢烟霧，只今淮水綠盈盈，慷慨臨風弔古情，弱質却能留正氣，千秋何日不如生。

第一山懷古

顛筆淋漓古似新，層巒湧翠淨無塵，一山踞盡西來勝，俯視淮流入錦茵。

八仙臺招隱

古樹深莎日日秋，仙臺孤聳枕清流，洗觴欲向東風醉，倩鳥啣書到十洲。

龜山寺晚鐘

山踏城闌寺踏山，晚鐘清韻到人間，夢迴若個能知省，洗却塵心證八還。

清風山聞笛

芙蓉削去向雲擎，拾級頻高月倍明，三弄誰家聲裂石，夜深霜露不勝清。

瑞巖觀清曉

彩霞初散萬峰空，鐘磬聲中旭日紅，練是長流烟是樹，大千一覽曉臆東。

杏花園春晝

梁燕初來處處飛，當年春圃是耶非，惟餘幾樹殘紅在，桃李宮墻影共依。

五塔寺歸雲

傍崖小洞借雲深，一片蒙茸草色陰，寶塔層樓同幻泡，數聲鳥語似鈴音。

玻璃泉浸月

竅石疏泉引勝多，一泓蜿蜒縱觴訛，醉來最喜天心月，皎皎清光印玉波。

寶積山落照

峭壁疑開自五丁，夕陽返照錦爲屏，遊人不惜歸來晚，白袷熒熒每戴星。

會景亭陳迹

一城好景望中長，花自芳菲竹自涼，亭上坐殘千古夢，烟霞不改舊時粧。

十五世孫延基字介持，一字肯堂，號德耀，（譜稱羽昭公）長子，初任福建泉州南安縣知縣，遷貴州黃平州知州，繼任福建水口鹽運同知，於雍正十二年裁缺待補，遂罷官回旗，旋就養其長子世金任所，時來往北南間，頗享林泉游憩之樂。乾隆八年有恩詔解放漢軍旗人准歸民籍出外營生之文，是年延基援例請改隸宛平縣民籍，而李氏遂得復歸故族。

按乾隆七年四月李延基自撰恩綸錄詳述此事，茲節錄如下：『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已刻鑲藍旗漢軍佐領陳國信奉都統傳令通傳齊集具呈問李氏一族除官學生李世鐔不願出旗外，原任運同李延基子世鍾姪莊孫承沆承承泰等俱當佐領前情願爲民入宛平縣籍，經佐領據情造冊轉送在案。又：乾隆八年五月十五日奉旨抄送到部通行在案。延基等一家祖孫父子俱得出外營生，不致拮据，其李莊李承沆監生亦俱准帶出考試錄用，此皆荷我皇上隆恩，從此世世子孫永戴不朽矣。』

先是延基之眷懷祖德繼承先志有可紀者三，康熙卅四年在南安縣內續刊族譜，傳之後世，一也。雍正中罷官回京以歷代圖像重器奉諸家廟，載之典籍，以垂世守，二也。乾隆十年親定分書，處理賜產塋舍以嚴宗祀，三也。岐陽之澤歷五百年而不墜者，不能不歸功於延基續述之勤也。延基不惟嫻於吏事，而且能文，觀其所撰曾祖父母以下三世傳略及譜中序跋皆淵雅可誦，其自作分書，原始要終，治家亦井井有法，今於故紙中獲此老遺墨，尤見一種嚴整精神。而延基之生卒年日譜中失載，考乾隆親筆分書自稱吾年七十有七，精力健旺，徵之遺像，享年似屬耆耄，本此推算，其生或在康熙七八年之間，死則在乾隆十年以後矣。元配張氏先卒，繼娶吳氏，妾董氏，生子五人，長世金（張氏出）次世鐸（即長根幼故，董氏出）三世鏢（即三達子）四世鐸（吳氏出見分書）五世銳。

按李延基暨元配張氏有畫像，延基又有自題行樂圖一幅，係在世金任內就養時所作，徵題諸人有尤琦竹香野叟孫瑛山封金彭騫求尤秉元等，皆吳中士紳，款題稱爲「介持老先生」，恭維老太爺之名稱也。延基親筆題句可爲物證，最與圖像有關者，莫如乾隆十年十一月廿八日分書所紀世守諸物，考其近今存失，列表於下。

- 一 朝夕供奉之如來佛（按此件遺失無考。）
- 二 古磁彌勒佛（按此件遺失時代不可考。）
- 三 觀世音菩薩（全上。）
- 四 張三丰祖師神像（按此件現已殘破，羽昭公題跋尙完。）
- 五 明太祖高皇帝勅並宸翰全軸（按太祖勅書現祇存吳國公鈞旨一件，係龍鳳九年，有吳國公印，尙完好，餘均無存。）
- 六 李氏十四世祖宗神像二長匣（李氏歷代畫像均在，已編存目，付裝標，另有重繪十四世行像仍在國泰家供奉，

副本另裝。

七 岐陽王小像冊頁全套（現存。）

八 岐陽王入廟配享全集（現存刻寫本各一份。）

九 十世祖汝濬公詩一冊（遺失無存。）

十 十四世祖羽昭公誥封二軸（同上。）

十一 九世祖太保公親筆手卷全軸（現爲周肇祥君所藏）

十二 我本身誥命二軸（同上。）

十三 家譜二全部（現存三部。）

以上爲分書所紀載之件

十四 介持親筆分書二份

十五 介持親筆訓嗣記（綾本。）

十六 介持親書壽春堂記（紙本。薛應旂爲九世祖盱山公作。）

十八 介持親題行樂圖（立軸，紙本。）

十九 介持親書爲祖母方氏請旌呈稿

二十 介持親批祖塋地契（上有李延基印。）

廿一 介持自記出旗復籍紀恩錄（按即所謂恩綸錄，蠅頭楷書，上有子孫永寶圖章。）

廿二 李世鍾和其父介持感懷詩（爲藍李二義僕作。）

岐陽王裔入清以後世系記

廿三 介持七十慶壽圖（男李秩繪。）

廿四 介持自書斗方（韓愈馬說。）

廿五 岐陽王世家寫本（在神主箱內尋得。）

廿六 明太祖玉羅帕并李景隆紀恩帖（同上。）

以上皆在國壽家保存殘叢中選出之件。

十五世孫延探字受先又字鄉田號質菴，德耀（譜稱羽昭公）次子，奉直大夫平遠州知州，配線氏，生子三，長秩（候選知州，見續刻世系表。）次莊三端。

十五世孫延壞字口口，德耀（譜稱羽昭公）三子，生卒年月無考，家譜表中補註由候選縣丞歷任至廣東雷州府知府，授中憲大夫。查嘉慶雷州府志卷九云，李延壞鑲藍旗人，監生，康熙五十七年任雷州府知府。配邢氏，封恭人，生子四，長世鈞，次世鐵，三世鋼，四世錫。世鈞以不肖除名出譜，另表補註則祇書三子，一世錫（配線氏）二世欽（配卞氏）三世鈺（配金氏）生子承潭（配王氏）。以下孫曾添註亂雜，不可考索。

『存疑』另譜附表添註，延壞三子，有世欽世鈺世錫等名，與前紀世鐵世鋼世鈞世錫互有異同。世鈞名下有夾註：『按鈞孝弟忠信全無，禮義廉恥不曉，敗壞惡亂已極，畜心獸形之徒，本族萬難容留，同族公忿，已於乾隆三年告祖廟出譜訖。』與他譜皆同。豈世鈞出譜後，其本系子孫所記者歟。抑或世鐵世鋼後又更名爲世欽世鈺耶。主名不立，世系尤難追溯，應參考他譜以資折證。

十六世孫世金字口口，延基長子，以候選知州初任江蘇常州府太湖同知，家乘中無他事蹟可考，惟見其父（介持公）有手書訓嗣記一篇。其文曰：『吾家世受國恩，子孫繁衍，皆祖宗積德所致。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勿以小

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爲之。此誠至言也。余幼而學，壯而行，……長子世金出仕外方，故書之於右以訓之，俾銘諸心版，時時謹慎，勿放此心，以承我祖宗之遺德云云。介持書於古播州官署，時甲午仲夏。』（康熙五十三年）蓋治家理而移於官者也。配毛氏先卒，繼配朱氏。世金歿於雍正中，朱氏孀居撫幼子承沆，依翁主家政，介持親筆分書云：大媳婦居家貞靜，克盡婦道，應與其子承沆受分，又命掌管祖產，蓋指孀居之朱氏而言，考家譜承沆三娶，生子天根，幼殤無嗣，（見族譜表註。）故世銳之子承泰奉宗祀。

十六世孫世銳字口口，延基五子，監生，生卒無考，配盧氏，遺腹生承泰。

按世銳名見家譜表中，及李延基乾隆十年分書有堂子胡同內房二間給遺腹子承泰爲讀書膏火之用，諸父兄弟不得爭論。世銳之死亦在延基前可證。

又乾隆二年五月爲會祖母方氏具呈請旌表時，世銳以族長領銜親自畫押，其死當在乾隆二年以後。

十六世孫世鐸，延基庶子，鑲藍旗漢軍官學生。元配梁氏，續配趙氏，再配劉氏。生子承浩承湛，以下失傳。

按世鐸未出旗，見恩綸錄，生母吳氏爲延基所棄，見分書。

十六世孫世鏢，延基庶子，（分書稱三選子，其父斥爲讐孽，似曾被逐出家之事。）

十六世孫世鏢，延基庶子，即長根，幼殤。

十六世孫世鍾，字元适，原名秩，延基長子，候選知州。延基晚年視爲己子，委以家政，乾隆二年有和其父感懷詩，詠

監李二義僕事，題名世鍾，乾隆四年爲延基繪行樂圖，則題名李秩，蓋一人也。配王氏，分單稱爲十五媳婦者。生子承準（配耿氏，見分單。）承準乾隆十八年癸酉科武舉，山東運千總候補衛守備，承準子天榮乾隆戊辰科武舉人，此見於族譜表註者。

按世鍾有竹林行樂圖，雍正二年甲辰清浦金光披爲之題字，稱曰元老。

十七世承泰字口口，世銳子。配鮑氏，生子四，天植（配見後），天林（配廖氏），天集（配楊氏），天榜（配張氏）。

按承泰之生，當在乾隆二年之後，因世銳是時尚具名於方夫人請旌文中，分單中爲遺腹子承泰定讀書膏火之費，事在乾隆十年，當爲七八歲也。

十八世孫天植字口口，承泰長子，元配談氏，繼配王氏，又配田氏，生子澤顯。

按天植名見於族譜及澤顯所奉神主題名。

十九世孫澤顯，字恩光，號鳳池，天植長子。曾以諸生應順天鄉試，不售，移情歌劇。同光中與諸王孫遊，落拓燕市，光緒庚子義和拳之變，幾燬其家。（據聞祖遺房產五處當時變賣無遺，遂無以奉宗祀，歷代神主悉付焚化。臨淮侯印及嘉靖所頒鐵券爲隣居借去壓魅，其他遺物之喪失俱在此時也。）又詢之其孫國壽，云歿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時年七十四歲，距生當在道光八九年間，配田氏，生子大保大亭。

按大保大亭名未入譜，以下皆國壽兄弟口述。

二十世孫大保，澤顯長子，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以屬猴推定。）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初三日，年五十一歲。配朱氏，生子國壽，朱氏卒於民國七年。（此爲國壽所口述者。）

二十世孫大亭，號相輔，澤顯次子，生於咸豐元年辛亥，（以屬猪推定。）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月十一日，年四十九歲。元配高氏，早故，（光緒九年卒。）生子國蘭，女二，（長次均不嫁。）繼配夏氏，生女一，適蔡姓，夏氏卒於民國七年。（亦爲國蘭兄弟所口述者。）

二十一世孫國壽，字仁山，大保長子，奉祀宗祧，現年六十二歲。生於同治九年庚午。住北平大沙果園一號，配朱氏，

卒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生子漢源。

二十一世孫國蘭，號雨香，大亨子，現年六十一歲。生於同治十年辛未，曾隸籍步軍統領衙門游擊隊，配張氏，故，無嗣。其胞妹長次二人均未嫁，年已五十餘歲，與國壽同居，又適蔡之三妹現存，能述家中近代故事。

二十二世孫漢源，號遠亭，國壽長子，現年四十二歲。配孫氏，民國三年故，生三子，均殤，無嗣。

國壽兄弟以衰年乏嗣，無力自存，又忱於世變之殷，且夕恐委諸溝壑，泣涕來請，欲以歷代世守之文物賴國家社會呵護之力以傳於無窮。乃捆載家乘遺文致之營造學社，求獲一椽之庇。余允爲鳩集千金，使謀斗升，瞻其窮年，而整理編印之責尙有所需，則將求助當世學者，共爲研討，最後處置當視國內博物館或圖書館對於岐陽世家之史料認爲有儲藏之價值者，歸其收受而典司之。嗚呼！覆巢侵尋，國危身殆，尙欲於忍死須臾之中抱若祖若宗之衣冠文物謀所以永久保守之道，李氏可謂有賢子孫。此余慨然承諾而願爲之致力者也。民國廿年十二月十五日曠公朱啟鈞記于北平營造學社

附錄李位中來函(民國廿一年五月)

逕啓者：久欽碩望，夙慕雲儀，遙企斗輝，時禁小草。敬維德祺驕著，禮福駢臻，翹首芝標，傾心臚頌。茲以月之三日讀天津大公報大社所載之岐陽世家文物考略一文，不禁欣忭鼓舞；以敝族求之數十年而不得者，竟披露於一朝，數百年將泯而不傳之私史，從此布顯於天下，設非先生之熱心求古，曷易言哉？敝族，岐陽裔也。敝族所居，岐陽故里也。謹爲先生大社略陳梗概。昔我祖恭獻，世處淮北，與明太祖之先同鄉里，因得聯姻，元末之亂，移居淮南，實生武靖，虎變龍驤，佐成帝業，有子三人，分符綰綬，皆位列朝堂，名書典冊。自永樂二年削爵以後，或編京第，或居故里，家族因而踈遠。其居故里者，雖經易代之變，未少遷移，守先恭獻王之寢墓，奉曹國公之祠堂，

岐陽王裔入清以後世系記

簽書二世岐陽武靖王像，原繪中裂，鄭重加裱，奕奕丹青，幸復凌烟之舊。

二世岐陽王元配曹國夫人畢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十四

夫人畢氏，名喜女，爲岐陽王元配，洪武三年封陸國夫人，卒於洪武某年，先岐陽王卒，按族譜文忠庶夫人馮氏洪武十三年封曹國夫人，此像原簽書曹國畢夫人二世岐陽武靖王配，絹本高五尺七寸八分闊三尺二寸六分，以畫像服制考之，似爲嘉靖以後所追摹者。

三世襲曹國公李景隆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十五

李景隆字九江，岐陽王李文忠長子，洪武十八年襲封曹國公，建文中加太師，上柱國，爲征北大將軍，帥師拒燕王，戰敗後迎降，永樂中削爵禁錮，事具明史，被錮垂二十年，於宣德四年卒於錮第，其年六十，史稱景隆身長偉姿，眉疏目秀，顧盼偉然，雍容甚都，太祖數目屬之，又北伐時，文皇曰，九江紈袴少年，易與耳，此像似中年時寫真，烏紗紅袍，顧盼尙嘩如也，像絹本高五尺七寸三分闊三尺九分，原簽書三世太師曹國公九江公像。

三世曹國夫人袁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十六

夫人袁氏，上柱國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元配，生卒失紀，生子佑，畫像絹本高五尺六寸二分闊三尺八分，原簽書曹國袁夫人像三世九江公配。

四世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佑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十七

李佑字啟茲，景隆次子，岐陽王孫也，生於永樂九年，禁錮宅第，至正統元年蒙恩仍給米糧絹布鹽醢什物，景泰六年卒，弘治中，議復岐陽後，以孫睿封錦衣衛指揮使，追贈如其官，畫像作紗帽紅袍五品補服，與事實適合，此像絹本高五尺二寸三分闊三尺一寸二分，原簽題四世贈錦衣衛指揮使啓茲公像。

四世追贈臨淮侯夫人金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十八

夫人金氏，爲李佑元配，生於永樂三年卒於景泰二年，年四十有七，生子二。長魯次賢，以會孫沂襲封，追贈臨淮侯夫人，畫像七鳳冠，真紅衫，霞帔玉帶金墜子，皆侯夫人制，此像絹本高五尺七寸五分闊三尺一寸一分，簽書金夫人像四世啟茲公配，似爲嘉靖以後所追摹者。

五世追贈臨淮侯李萼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十九

李萼字永芳，號樸素，佑長子，正統十一年生於銅策，越二年英宗念先世功勳，開門釋禁，得以閒居，讀書寄情山水，於弘治十四年卒，年五十有六，本身無官，以子璠襲錦衣衛指揮使，應受贈封，又以會孫庭竹貴追贈臨淮侯，畫像冠服從贈侯制也，蓋嘉靖以後追摹者，絹本高五尺七寸五分闊三尺一寸五分，原簽題五世臨淮侯永芳公像。

五世贈臨淮侯夫人關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二十

夫人關氏字妙秀，李萼元配，生於宣德十年卒於弘治十六年，年六十有九，生子璠以會孫庭竹貴，贈臨淮侯夫人，畫像絹本高五尺七寸八分闊三尺一寸五分，七鳳冠，蟒衣霞帔墜子皆侯夫人制，亦爲嘉靖以後所追摹，原簽題臨淮侯關夫人五世永芳公配。

六世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贈李璠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二十一

李璠字器夫，萼長子，弘治初議復岐陽王祀，六年授璠世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守附近鍾山墓祀，璠素性寡合，不樂阿世詭俗，劉瑾當權，大獄繁興，忿而成疾，正德九年卒，年三十有八，嘉靖三十八年以孫庭竹貴，贈臨淮侯，萬曆十六年贈太子太保，故畫像冠服亦從贈封，絹本高五尺八寸一分闊三尺一寸一分，原簽題六世宮保臨淮侯天器公像。(族譜作器夫，簽作天器，一筆之差，未知孰是。)

六世贈臨淮侯夫人許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二

夫人許氏，李睿原配，應天庠生許子貞長女，生於天順七年，卒於嘉靖廿一年，享年八十，長子謙（襲錦衣衛指揮）三子沂（襲臨淮侯）均受封，嘉靖十三年以孫庭竹貴，贈臨淮侯太夫人，萬曆十六年以曾孫言恭貴再封，見敕誥，畫像從侯夫人服如其贈封，絹本高五尺三寸一分闊三尺四寸五分，原簽題臨淮侯許夫人像六世天器公配。

七世襲臨淮侯李沂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三

李沂字友葵，濤三子，謙之弟也，按明史謙子性嘉靖十一年詔封爲臨淮侯，逾年卒，無子，以謙弟沂紹封僉書南京後軍都督府，生于弘治七年卒于嘉靖十五年，年四十有三，以孫言恭貴贈太子太保，畫像微髯，面目韶秀，雋逸有文士風度，與家傳合，絹本高五尺八寸闊三尺一寸，原簽題七世宮保臨淮侯友葵公像。

七世臨淮侯夫人田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四

夫人田氏諱叔靜，襲臨淮侯李沂元配，生於弘治七年，卒於萬曆十一年，享年九十，子三，長庭竹襲臨淮侯，次庭梧，三河圖，女二，長適安遠侯柳雲，次適魏國公次男錦衣衛指揮徐邦榮，以子庭竹孫言恭貴顯，晉封臨淮侯太夫人，畫像朱顏蒼鬢，翟簪有耀，德福貴壽之徵也，絹本高五尺八寸闊三尺一寸三分，畫工頗舊，似爲名手寫真，原簽題臨淮侯田夫人像七世友葵公配。

八世柱國太子太保襲臨淮侯李庭竹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五

李庭竹字君侍號盱山，沂長子，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襲臨淮侯，嘉靖中任南京左軍都督府兼提督操江，倭犯南京，率舟師拒之，又鎮湖廣佩平蠻將軍印，嗣鎮淮安督漕運，總督京營戎政，生於正德十年，卒於萬曆二年，享年六十，御賜祭葬，畫像嚴肅有威稜，几上陳雙印，李氏中興之能繼家聲者，絹本高五尺四寸九分

闊三尺三寸一分，原簽題八世柱國臨淮侯盱山公。祭文原綴像上，重裝時彙入誥敕手卷。

八世臨淮侯夫人徐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六

夫人徐氏，爲太保臨淮侯李庭竹元配，生于正德十二年，卒于萬曆十九年，年七十有五，御賜祭文，長子言恭襲侯，萬曆中以言恭顯，追封臨淮侯太夫人，畫像如侯夫人制，絹本高五尺六寸二分闊三尺三寸五分，原簽題八世臨淮侯徐夫人像，敕語原裝像上，重裝時彙入手卷。

九世太保襲臨淮侯李言恭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七

李言恭字惟寅號秀巖，庭竹長子，襲臨淮侯，累官至太保總督京營戎政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保，守備南京時，備倭寇，著日本考，萬曆中子宗城充日本正使，至朝鮮因變逃歸，詔下獄，時論非之，累辭不許，萬曆二十七年以憂憤卒，年五十有九，言恭好學能詩，著述甚多，詳盱胎縣志，畫像紗帽紅袍似中年像，絹本高五尺六寸五分闊三尺三寸六分，原簽題九世京營戎政柱國臨淮侯秀巖公像。

九世臨淮侯夫人史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八

夫人史氏，太保襲臨淮侯李言恭元配，生于嘉靖廿三年卒于萬曆廿年，年五十有一，生子宗城，女一適魏國公徐弘基，先言恭卒，畫像絹本，高六尺五寸四分闊三尺七寸七分，原簽題臨淮侯史夫人像九世秀巖公配。

十世贈臨淮侯後軍都督府僉書李宗城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廿九

李宗城字葵岳號汝藩，言恭長子，擅文學，年十八以詩名於朝貴，又以父廕授後軍都督府僉書，萬曆二十二年，充東封日本正使，賜一品服，與楊方享沈惟敬至朝鮮，倭情中變逃歸，下詔獄論戍，萬曆末年釋回，惟以詩酒自娛，天啟三年卒，年六十有二，子邦鎮襲爵，追贈臨淮侯，畫像冠服從贈侯制也，絹本高五尺五寸二分闊三尺三寸三分，原

簽題十世臨淮侯後軍都督府葵岳公像。

十世贈臨淮侯夫人徐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三十

夫人徐氏，定國公徐文璧長女，賜一品服，後軍都督府僉書李宗城元配，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卒於萬曆三十年，先宗城卒，年三十有八，以子邦鎮襲爵，追封臨淮侯夫人，畫像絹本高五尺九寸九分闊三尺九寸二分，原簽題臨淮侯徐夫人像十世葵岳公配。

十一世襲臨淮侯李邦鎮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卅一

李邦鎮，字士安號泰維，宗城長子，因父獲譴停爵，萬曆三十八年復以邦鎮承襲臨淮侯，累任提督漕運充鎮守淮安挂印總兵官，泰昌元年疏辭解任，天啟元年卒，年三十有四，畫像冠服如通侯制，絹本高五尺八寸二分闊三尺一寸三分，原簽漫渙不全，惟存十一世泰維公六字可辨。

十一世臨淮侯夫人楊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卅二

夫人楊氏吏部尚書太保楊口口女，襲臨淮侯李邦鎮元配，生于萬曆十八年，崇禎十四年路經山東東昌府歿于途中，時年五十有二，初封臨淮侯夫人，崇禎二年以長子弘濟顯，封太夫人，畫像絹本高五尺八寸五分闊三尺一寸五分，原簽書臨淮侯楊夫人像十一世泰維公配。

十二世太師柱國臨淮侯李弘濟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等卅三

李弘濟，字允中號玄素，邦鎮長子，天啟三年襲爵，累任南京守備提督操江掌中府都督印事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師，崇禎十四年遣赴南京代祭，卒於東昌府途中，年三十有四，明亡爵絕，（見明史功臣世表）弘濟善文詞書翰，曾輯家乘，傳之子孫，畫像絹本高五尺七寸六分闊三尺一寸一分，原簽題十二世太師掌中軍都督柱國臨淮侯玄素公像，

十二世臨淮侯夫人徐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卅四

夫人徐氏，太師臨淮侯李弘濟元配，生於萬曆三十二年，於崇禎十四年隨夫奉姑行經山東東昌府途中先後同歿，蓋遭流寇之亂，家譜稱賢聲昭著彤史有光，遺孤四人，長祖述次祖模三祖楷四祖棠，（庶出）有義僕藍李二人，護之南行，李氏宗祧得以不絕者其爲夫人臨難之貽謀歟，（事見李延基藍李二義僕圖詠比之程嬰存趙云）畫像絹本高五尺八寸四分闊三尺一寸三分，原簽題臨淮侯徐夫人像十二世玄素公配，

十三世清授資政大夫李祖述畫相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卅五

李祖述，字孔肩，明臨淮侯李弘濟之長子，岐陽王之十三世孫也，童年遭鼎革之變，流徙南行，順治二年清兵下江南降清，以故侯嗣授三等阿達哈哈番，隸鑲藍旗漢軍籍，順治八年卒，年方二十有六。畫相冠服依清制獅子補服似爲武職二品，譜稱資政大夫，當時封敘事例不可考，絹本高五尺四寸九分闊三尺一寸六分，原簽題十三世資政大夫孔肩公像。

十三世清封夫人方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卅六

夫人方氏，明和南伯方一元長女，李祖述元配，名門淑媛，早賦柏舟，當兩世絕續之際，撫孤成名，長子德燦有戰功，次子德耀有治績，文藝武功，易代復興，義方之訓，實惟賢母，晚年有行樂圖二，萱闈蘭舍清標逸致，襟度不凡，畫作青常袍褂，殆漢婦初改旗裝之變徵歟，生於天啟三年卒於康熙廿八年，享年六十有六，絹本高五尺一寸八分闊三尺一寸六分，原未裝裱，因與有簽之行樂圖逼肖故定爲十三世孔肩公配。

十三世方夫人萱瑞圖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三十七

紙本高四尺三寸五分寬一尺九寸三分，夫人紗袍假紉，握便面坐榻上，一少婦旁侍，豐容盛鬋，疑其孫女也，一女灌花，庭種萱草。

十三世方夫人松茂圖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三十八

紙本高五尺七寸五分寬二尺五寸八分，夫人青袍假紵，握便面，坐榻上，喬松蔭之，兩侍女烹茶左側，貌若五十許人。

無題口夫人影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三十九

絹本高三尺七寸寬一尺九寸六分，貌若六十許，高髻不冠，天藍袍褂，孔雀補服，掛珠，坐虎褥交椅，畫法粗俗，審其時代必在康熙間，疑方夫人歿時追畫，距繪行樂圖時相去十餘年矣，以無簽題未敢輒定，故列於方夫人之次。

十四世資政大夫龔三等阿達哈哈番李德燦畫相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

李德燦，字恒昭，祖述長子，龔三等阿達哈哈番，康熙中統兵鎮京口，後赴滇中討吳三桂有戰功，凱旋卸職，家居課子，子延豐成進士第，優遊林下者二十年，生卒無考，畫像冠服三品頂戴四品文職補服，絹本高五尺二寸闊三尺一寸六分，原籤題十四世資政大夫恒昭公像。

十四世中憲大夫李德耀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一

李德耀，字羽昭，祖述次子，歷任四川大邑縣知縣泗州知州山盱水利同知浙江台州府同知權紹興府知府，康熙二十二年卒于任，年方三十有六，有荃宜堂文集行世，王國安爲之作傳，稱其修眉長髯，翩翩若仙，另有小像，爲盛年寫真，別有考證，此像絹本高五尺八寸一分闊三尺一寸，原籤題十四世中憲大夫羽昭公像。

十四世誥封恭人郭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二

恭人郭氏，工部侍郎郭延祚長女，復姓金氏，德耀元配，生卒譜中失紀，德耀早卒，恭人奉姑教子晚年長齋繡佛事詳家譜，康熙三十四年修譜時尚就養長子延基南安縣任所，年過六十，畫像絹本高五尺一寸六分闊三尺，原籤題誥封恭

人郭氏復姓金氏十四世羽昭公配。

十五世中憲大夫李延基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三

李延基，字肯堂，號介持，德耀長子，歷任福建泉州南安縣知縣貴州黃平州知州福建水口鹽運同知，裁缺家居，承先啟後，志行不衰，乾隆中呈請出旗改隸宛平縣民籍，又曾纂修族譜傳之子孫，岐陽世家之文獻歷五百餘年而不失者。由於延基續述之勤也，畫像有自題者見別軸，此像紙本高四尺七寸三分闊二尺四寸九分，無簽題，卒年在七十七歲以後，可於親筆分書推定者，

十五世誥封恭人張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四

恭人張氏，延基配，先延基卒，生長子世金官江蘇太湖同知，生卒失紀，畫像紙本高四尺六寸七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原簽題十五世介持公元配，蓋延基所自題者。

十六世奉政大夫李世金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五

李世金，延基長子，官江蘇常州府太湖同知，行實無考，康熙五十三年出仕，見其父訓嗣記，雍正十二年其父曾就養太湖任所，又世金故在父前，可於李延基親筆分書証之，畫相絹本高四尺六寸八分闊二尺四寸四分，簽題已失。

十六世誥封宜人毛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六

宜人毛氏，世金元配，早卒，世金又繼娶朱氏，生子承沆見族譜注，此像原簽題太湖同知配毛氏，其爲早故之元配無疑，絹本高四尺六寸八分闊二尺四寸四分。

七世李濂配贈臨淮侯夫人繆氏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七

夫人繆氏，爲襲錦衣衛指揮使李濂元配，襲臨淮侯李性之嫡母也。濂字野鶴，原簽題繆淑人七世祧祖野鶴公配，濂子

性襲爵無嗣，以謙弟沂入承大宗，沂子庭竹孫言恭後爲亢宗之子，遂稱謙爲祧祖，而廉性兩代皆失大像，惟繆氏獨存，以宗法論之，不能視爲旁系，畫像以子性貴從贈封臨淮侯太夫人服宜也，絹本高五尺八寸三分闊三尺一寸五分。

十世李宗城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八

紙本高二尺一寸寬一尺七寸八分，紗帽緋袍，半身方面疏髯，與大像合。

李德燦德耀兄弟行樂圖合卷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十九

第一段，爲德燦中年小像，席地而坐背倚書城，長二尺高一尺一寸。第二段，爲德耀小像，席鹿皮，跣足箕踞喬松之下，長髯飄拂，長二尺七寸高一尺二寸五分。俱紙本。皆具蕭然出塵之概，畫法精妙可珍也。每段各附錄族譜中所載小傳一篇。

李延基自題行樂圖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五十

紙本高四尺寬一尺九寸，作杏花下宴坐之像，常服纓冠藍頂，一幼兒旁侍，戴金頂，蓋其孫輩也，傳真用筆麤魯，而補景工秀絕倫，延基自題詩云，『蓮香居士身心靜，笑看孫曹向杏攀，水繞清池花繞圃，逍遙盤石坐花間，』附彭齋求尤秉元題詩各七絕二首，上端有尤琦竹香野叟孫璜山封金各題詩一首。

李延基行樂圖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五十一

紙本高三尺二寸七分寬一尺四寸六分，便服不冠，坐竹林松樹下，一姬旁侍，鶴舞於庭，題乾隆四年四月上浣男秩盥手敬寫，是年延基年七十，蓋獻壽之意。

李世金行樂圖橫幅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五十三

圖繪中年像面麻微鬚，行裝坐石上，一童傍侍，俱纓冠無頂，原本四尺大幅，餘紙頗多，因改爲橫幅，高一尺二寸長

二尺四寸紙本，無題識，或以世金面麻神氣近似，疑其早年之相。

李世鍾小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五十四

絹本高三尺一寸五分寬一尺三寸七分，繪竹林中一人，素衣棕履，坐石上，橫琴，握羽扇，貌若十餘歲人，題辛丑午月歐陽烈寫照，上端有題詞一段，款署甲辰中秋日題奉，元老世長先生教定，青浦弟金光被手彙。

岐陽王靖武像冊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三

冊高九寸一分寬八寸，絹本，被袞冕乘圭半身，右方分書明岐陽武靖王李公小像十字，冊面簽題岐陽武靖王像冊七字，族譜中，德耀所撰像冊小引稱奉之四方者，即此是也。

凡錄白範撰行實，董倫撰碑銘，蘇伯衡撰碑銘，張紳撰家廟碑，宋廉撰武功記，胡翰鄭渭傳藻撰東征詩，趙良撰平江浙頌，吳沉撰紀功詩，釋宗濂道士王子方撰輓詩，凡十二篇，皆關於文忠之事蹟，並已見族譜，惟行實一篇缺焉，據範自稱，出入門下十有八年，得於見聞者，視他人爲悉，今檢其所稱，雖不無浮諛溢美，然委曲纖悉，過於其他紀載，不知族譜何以獨遺此一篇也。

冊中又錄方孝孺撰御賜訓辭記，春風和氣堂記，則關於李景隆者，而文忠詩五十七首附焉，冊尾有康熙四十二年陳穎書後一篇略云「裔孫肯堂公筮仕來治吾閩之南安；退食之暇出所藏一帙示余，則王之遺像與當時鉅公之鴻文記述具在焉；因屬余撫覈王之事蹟，就是帙之散佚者補而輯之，又出所藏王詩若干首傳錄附于冊。」以與族譜相較，蓋族譜即據是冊付刊也，原爲三十葉，以紙多中裂，補綴不易，改析爲六十葉云。

李氏歷代行像冊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五

凡二十七葉，紙本高九寸七分寬六寸二分，自始祖李貞至弘濟凡十二世止，蓋從大像縮摹而成，畫筆粗略，上貼浮

簽，所稱像系以李貞爲始祖，李文忠爲一世，與族譜世系參差，惟李濂李性父子兩代有像，可補大像之缺，尙足珍也，族譜中德耀所撰岐陽王像冊小引云『遺像籤軸浩繁，列數楹不能竟，乃奉原像入家廟，別爲小像者三，一歸京師，長兄以大宗主鬯，一留弘潤子祖權祭祀，一耀奉之之四方。』即此是矣。今其裔孫國壽家中尙存一分，合禱爲一軸，別有攝影可徵。

岐陽王別傳卷中之曹國公畫像

列岐陽世家文物編目第四

此像紙本高七寸五分闊六寸八分，在李氏故櫝中尋得，與岐陽王別傳殘本皆散置未裱者，上題曹國公李文忠六字，似爲功臣廟畫像摹本，故書爵書名而不書諡，衣冠面貌與大像迥殊，疑爲生前傳本也，茲裝諸岐陽王別傳卷中，並誌其來歷如此。

吳國公墨勅攷

朱啟鈴

吳國公墨勅一紙爲李氏世藏珍物之一，族譜及弇山堂別集所列太祖諸手勅無慮十餘種，今皆存其文而亡其物，惟此勅事在開國之初，不見於諸紀載者，獨巋然無恙，異矣。

敕書爲黃麻紙質，高營造尺二尺二寸，廣二尺四寸強，行楷秀雅，正見元人遺風。年月上鈐吳國公印，方三寸二分，末行府字下有花押。

按續通鑑卷二一三考異云：『明人于遙奉韓林兒之事多諱而不言，後之辨證者多引葉子奇草木子及方孝孺所撰越國公舊本爲龍鳳紀年之證云云，』又卷二一七考異：『明祖尊奉龍鳳見於明人紀載者，如祝允明枝山野紀載太祖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世貞詔令考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道，前二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云云。』今觀此敕稱吳國公鈞旨，以十年方即吳王位，是年正其稱吳國公時也。

吳國公墨勅考

明太祖御羅帕記

朱啟鈞

岐陽王世家文物有明太祖御羅帕一方，與李景隆紀恩帖同置一夾板中。

景隆紀恩帖文曰：『曹國公臣李景隆謹記；洪武十七年甲子先考岐陽武靖王薨，太祖高皇帝以親親之義垂念景隆兄弟，視爲肺腑。十八年己丑，俾景隆銜命北征，有旨令三弟芳英每旬初至御前試書。一日上御華蓋殿，弟入見試書，是日聖祖喜悅，試畢即以御手握玉羅，親歛所進籠炊以賜。謹獻於家廟，尊幼拜嘗，珍藏玉羅。景隆重念手澤所濡，聖恩常在，瞻對曷勝思慕之至。謹用襲護以貽後嗣，昭示聖眷之渥，俾知其所自云。洪武十九年歲在丙寅秋七月初吉曹國公臣李景隆泣血謹誌。』表面書『御玉羅帕』蓋岐陽王世家圖書。

景隆此文書太祖高皇帝而末書洪武十九年，顯然不合。玩文中手澤思慕泣血諸字，似爲太祖崩後所記。殆李氏子孫後來追錄而未詳考年月，妄題十九年耳。

景隆於承樂三年削爵禁錮，家產盡奪，此物或因供奉家廟未遭波及。正統被釋，弘治復封，家道中興，光復故物，子孫取舊文而重錄之，或即在是時也。

今檢此帕，絲絡橫裂，而色綵花紋尺度猶可得而考。帕形正方，幅廣營造尺一尺二寸，長一尺三寸五分，明黃綾，質甚薄，中段織佛像三座，上端各有飛鳳二，下端鶴二，卍字上下各三，所謂腰機提花綾也。兩頭織藍色橫經二道，藍黃反復成文，各見楷書福壽字十二。明初奉御之物，當猶是元之遺制。盛世之風未泯，誠足寶矣。景隆紀恩帖及族譜書爲御玉羅帕，御玉當有一字爲衍文也。

其夾板襪褶已脫落，因露出襯紙爲明代歷書殘葉，中有可考者。

明太祖御羅帕記

七月小建庚申(乙未朔)

八月大建辛酉(甲子朔)

九月小建壬戌(甲午朔)

十月大建癸亥(癸亥朔)

十一月小建甲子(癸巳朔)

閏十一月大建(壬戌朔)

十二月小建乙丑(壬辰朔)

按是年爲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戊午閏十一月，與殘歷月建甲子朔望具合。是時正其六世孫璿初復爵，授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奉祀祖墓家廟之時，其重錄重裝尤在情理中，得此確證，可爲狂喜。

張三丰畫像跋

朱啟鈞

此像爲李氏世藏，著錄於族譜，絹地墨筆，黯敝已甚，於日影中逼視，眉目猶隱然可辨，衣帶飛動，如寫狂草，一似真有仙氣者。三丰浪游海內，其手跡遺事流傳於黔楚名山者，所在多有，明史爲立傳而不能定其爲何時人，蓋太祖初成大業，亦欲假神仙之蹟以助己之威靈，若成吉思汗禮長春真人故事，而世俗流傳遂多附會，反使其人若隱若顯，不似長春之確然爲歷史人物也。三丰與李氏之因緣具於族譜，散見諸書。意者岐陽好客，三丰偶居賓館，有見於太祖之猜忌功臣之不能善終，遂托意於瓢笠，陰諷其爲赤松之游。岐陽不悟，而其後景隆獲不測之咎，詰者遂設詞以動成祖之聽，竟全李氏之宗祀。使吾輩於六百年後得睹此歷劫之遺，亦可謂造化之弄狡獪矣。據德耀之跋，其像於二百餘年前已寸裂，寬良工裝合，奉之家廟，其子延基紀之遺屬，受人間煙火又若干年，剝蝕處幾不堪觸手，今命匠潢治成幅，無異百衲僧衣，爰紀其涯略如此。

張三丰畫像跋

平番得勝圖跋

朱啟鈞

庚午歲暮，韻古齋主人張新梧携示一手卷，云出自舊家。卷中引首已褫去，又無題跋。細審所繪，軍行所至，山川人物，曲折纖微必具，自命將出兵以至執訊獲醜，次第井然，據其官名服色，稔知爲明代之物而已。余嘗念詩秦風在其板屋，爲西戎之俗，秦之建築，初本無聞，其所以漸進以成中古時代建築藝術之中心者，實緣通西戎啟之。然則欲研究中國古建築，西戎之板屋固極重要之問題也。此圖描繪番族屋式，皆架木重屋，覆以石板，所謂板屋，倘其是乎。以此因緣，乃留置社中，以備參考，初未克知其來歷也。繼而新梧又持犀甲殘片以來，云亦得之此氏。余稍疑之，蓄意尋討，知其出自李岐陽故家，介新梧以識其裔孫同壽兄弟，遂盡窺其世守之文物，而斯圖實其管鑰也。

余初讀李氏家乘，證之明史，知岐陽實有西征之事。洪武十一年，洮州十八番族叛，與西平侯沐英討平之，築城東籠山南川置洮州衛。岐陽三出朔漠，功震華夏，而此役尤爲開國以後行邊耀武之師，傳之圖繪，貽之子孫，於理爲近。繼思圖中有三邊總鎮四字門額，按明史兵志：

弘治十四年，設固原鎮。先是固原爲內地所備，惟靖虜及火篩入據河套，遂爲敵衝，乃改平涼之開成州爲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是固原之稱三邊總鎮，非明初所有，而況官名亦多非洪武中之制度，強以屬之岐陽本身，終有未安，乃廣蒐羣籍，勘校經旬，然後欣然有所獲而曩疑頓以釋也。

斯圖也，萬曆初年之物，正李氏中興之時，雖非岐陽身所及見，然亦由岐陽之豐功遺澤，垂世久遠，故其子孫得葆有此漢繪盛明之文物，固自有其因緣，不可忽也。爰錄爲岐陽世家文物第八種，而屬瞿允之表弟詳爲之考。朱啟鈞識

平
番
得
勝
圖
跋

平番得勝圖考

瞿兌之

此圖署驛曰平番得勝圖，得字以下已漫漶不甚可辨，驗其裝褉猶是明代之舊也。高一尺三寸五分，長二丈一尺，絹地傅色。

第一段 署曰『軍門固原發兵』。主帥紗帽緋袍，斗牛補服，據桌比正坐，四童捧劍勅旁侍，張青油幕，幕下列將跪受令，爲三行，前行一人，次行三人，末行五人，坐旁四將，冠三英一英者各二，麾幢斧鉞又分列其旁。甬道兩側，則前執青旗者六人，後執偃月刀者六人，左右如之，皆甲冑。劊子手十人又居其下，亦左右列，皆緋衫帽黃帶。材官十二人又居其後，皆青衫烏帽著甲裳。其首一人執肅靜牌。其繪固原城郭，敵樓上額書『三邊雄鎮』，次曰『譙樓』，次曰『總督三邊』，城外有望軍樓，後樂亭，東嶽廟諸景。

第二段 署曰『固原兵備劉伯燮督兵。』文官青袍縷金烏帽騎白馬，兩隸人執轡，兩隸人負劍。其前列則鼓吹威儀，兩吏負印勅，皆乘騎。更前列則一人執蓋，銀頂黃羅朱裏。更前列又鼓吹一部。更前列則大隊方依山而轉。大纛上注雉尾三，書『整飭』二字，響導三人野服執旗居最前。其城郭署曰隆德縣。

第三段 第二段之隊伍方右旋，別一隊則直進，有探馬馳而來，山外城郭署曰靜寧州。隊兵皆作馳逐之勢，蓋得前途探報也。居首一將朱衣罩甲冠三英，署曰『陝西總兵官孫國臣統兵』。其前鼓吹旗幟成列而進，帥字白纛當其中，至鞏昌衛而止。

第四段 此後全爲高山，騎兵按轡，曲折而進，署曰『白化嶺』。轉出山外，勢稍平迤，署曰『三岔驛』。着鎧者三人隱約山後，署曰『響導指揮楊臻』。鄉民野服方耕於野。其橋署曰『野狐橋』，過橋二城相對，上曰『洮州衛』，下曰『渭源縣』，更前則曰『舊洮州』。

第五段 山畔番居被火，將士嚴陣以備，一將執劍指揮兵士追殺番人，署曰『原任守備苗永恩』。山後奇兵正與番兵拒戰，署曰『蘭州參將董大衆攻破失刺族番賊』。番兵背受苗永恩之兵火器襲擊，遂不支，官兵方驅其牛以歸營也。

第六段 一將著白鎧攻番居，署曰『原任都司張九功』。其端署『原參將朱清攻破參多族番賊。』番兵登屋拒戰，其婦稚被戮甚慘。

第七段 山後別將整隊前進署曰『固原游擊李東陽。』

第八段 署曰『原任參將徐助攻破巴舍哈族番賊』，『固原游擊陳守義攻破剗杓他族番賊』，情況大同小異。

第九段 山後署曰『總兵大營』，青幟前結方陣。

第十段 署曰『參將都司楊繼芳攻破洛下族番賊。』一將乘騎持劍指揮焚屋者，署『操守洪恩』。

第十一段 過此以往則番人扶老携幼，遁走山谷，署『官洛族番賊』，乃途中復遇督陣原任守備張應祥兵逆擊，繼之者則『原任守備蔣松』及『應援原任副總兵神繼』。

第十二段 別爲一圖，署曰『軍門固原賞功』。將台上張青油幟，主帥正坐，兩文官側坐，皆緋袍補服，履紅氍毹，鼓吹威儀悉具。三將跪台下執觥以獻，軍士資首級過台下者絡繹不絕。城樓上額書『虜在目中』，台前牌樓書『三秦精銳』，蓋即首段所繪之望軍樓景也。

圖末裝裱有野雲過眼四字章。

考圖中所列裨佐姓氏，除徐勳已見明史西域傳外，餘爲列表如左，而各系其來歷於下，不得知者則缺焉。

鄉導指揮楊臻——

原任守備苗永恩——康熙靖遠衛志卷三，苗永恩蘭州衛指揮，隆慶五年，改參將罷任。

蘭州參將董大衆——

原任都司張九功——康熙文縣志卷五，張九功嘉靖戊子科舉人，初授河南武安縣知縣……陞涿州知州，遷王府長史。

按此與任都司之張九功是否一人未可必，然時代吻合，又爲文縣人，疑其曾改武職，固明代所常有也。

原任參將朱清——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二十四土司傳，朱清子成子隆慶二年襲職，蓋其始受封者爲胤鐵木在洪武四年。

固原游擊李東陽——

固原游擊陳守義——

操守洪恩——光緒固原州志卷二，洪恩四川成都人，舉人，官知州。

署參將都司楊繼芳——

原任守備蔣松——康熙靖遠衛志卷三，蔣松陝西人，守備。

督陣原任守備張應祥——

援應原任副總兵種繼——康熙鞏昌府志卷十八，西固城守備種繼鞏昌衛人。

圖中諸地名類亦皆可考，分釋如下。

隆德縣 宋慶曆八年置隆德寨，屬德順軍，金升縣，明嘉靖中屬平涼府。（雍正甘肅通志卷三）

靜寧州，金德順州，元改今名，明屬平涼府。（同上）

會寧縣 元會州移治，屬鞏昌路，明降縣，屬鞏昌府。（同上）

安定縣 元定西州，屬鞏昌路，後改安定州，明降安定縣，屬鞏昌府。（同上）

平番得勝圖攷

平 番 得 勝 圖 攷

岷州衛 在鞏昌府西南二百四十里。(康熙鞏昌府志卷二)

鞏昌衛 衛署在縣治西，順治十八年衛裁。(雍正隴西縣志卷三)

三岔驛 漳縣三岔併所，在縣西三十里，通洮岷臨鞏路。(康熙鞏昌府志卷十八)

野狐橋 弘治十四年守備閻縉重建。(康熙岷州志卷四)

又野狐橋寨去城四十里，林木隘口一，設塘一處。(同上書卷十)

洮州衛 在鞏昌西南三百六十里。(康熙鞏昌府志卷二)

渭源縣 元至元十三年復縣，屬臨洮府。(雍正甘肅通志卷三)

舊洮州 在鞏昌府西南四百三十里。(康熙鞏昌府志卷二)

白化嶺 在渭源縣南九十里。(光緒甘肅新通志卷六)(原書作白樺嶺)

圖中所列番族之名凡六，曰失刺族，曰參多族，曰巴舍哈族，曰剗灼他族，曰洛卜族，曰官洛族，亦皆約略可考。

洛卜族者蓋即西寧縣之刺卜爾族，據甘肅新通志卷四十二，安定族在縣東北九十五里，威遠堡東即紅帽兒族，沙州番一

云即安定王部落，一支爲刺卜爾，刺卜爾在縣西南六十五里，即今之大康纏，明初居塞外爲火落赤所掠，萬曆十九年經

略尙書鄭洛招撫。

巴舍哈族者，蓋即西寧縣之巴沙族，據新通志巴沙族在縣東北百餘里，今名巴札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居牧塞外，北

至大通河，西至北川塞外，東接大通城，廣袤五百餘里。

參多族者蓋即巴沙所屬之督師族，據新通志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即巴沙小族也，名稱至今尙仍其舊，明時巴沙散弱，

遂有其地。

剽灼他族者蓋即札着他，新通志卷四十六，萬曆三年西羌札着他等犯洮州。圖中番人男婦皆着花氍，被髮跣足。

文縣志，文番即氏羌遺種，富者衣服與漢同，餘則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氍笠如蓋，以雞翎插之，其舊俗也。性喜鬥，刀箭不去身，遇急則結陳以待，喊聲震山谷，不着鞋襪，赤足可行千里，夜則藉草以臥，不用被褥，其婦女績羊毛爲褐衫，鑲邊大領，束以帶，寬約八寸，耳墜大銀環，重兩許，不梳髻，惟結辮，以珊瑚瑪瑙諸珍絡之。圖中所作番人屋宇皆有樓，往往據樓以拒敵。

洮州志，內地番人頗染漢風，高樓暖炕皆與漢無異，但多居樓下，而樓上則堆積柴草焉。

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夷居其村皆壘石爲礮以居，如浮圖數重，下級開門，內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其中，畜園於下，高二三丈者謂之籠雞，後漢書謂之叩籠，十餘丈者謂之礮，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汝川以東皆有屋宇，不立礮礮，豹嶺以西皆織毛毯蓋屋如空廬。

是斯圖所描繪皆確有根據，其由隨軍之士稟筆繪成爲獻功之物，益無可疑矣。

按圖中所列人名，其最居重要者爲固原兵備道劉伯燮與陝西總兵官孫國臣，此二人要爲當時將領中之赴前敵者，得此二人之歷史，然後此圖與李氏之關係可得而知。

考雍正隴西縣志卷五，劉伯燮湖廣孝感人，進士，明分守隴右道，又考光緒固原州志卷二，孫國臣大同人，固原右副總兵。

由此二人在任之時代以推當時之兵事，則知此事發生於萬曆三年。

康熙鞏昌府志卷三，神宗萬曆三年夏四月，番虜力哷犯階州，執守備范延武，……四年春二月分守參議劉伯燮副總兵孫

國臣與師間罪，得此力誣誅之。

光緒甘肅新通志卷四十六，神宗萬曆三年秋西羌寇洮州。西羌札着他等犯洮州，總兵孫國臣由舊洮州進勦，推官劉希稷監軍，大破西羌。斬首二百餘級，獲夷器輜重三千有奇。

明史西域傳，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負其物貨，入掠內地，他族亦乘機爲亂，奸民以告河州參將陳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與我事。洮州參將劉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將有隙。總督石茂華聞之，令二人及蘭州參將徐勳岷州守備朱憲舊洮州守備史經各引兵壓其境，曉以利害。番人懼，即還所掠人畜。世英謂首惡未禽，不可遽已，遂勦破之，殺傷及焚死者無算，軍律吹銅角乃退兵，堂挾前憾不待角聲而去，諸部亦多引去，憲經方深入搜捕，鄰番見其勢孤，圍而殺之。事聞，帝震怒，褫堂世英職，切責茂華等，茂華乃集諸軍分道進討，斬首百四十餘級，焚死者九百餘人，獲孳畜數十羣，諸番震恐遠徙，來降者七十一族，斬逆首惡四人，生縛以獻首二人，輸馬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謝罪，誓不再犯，師乃還。（按此事西域傳繫於萬曆二年冬之後，又考兵志有萬曆三年令陝西番寇功視成化中例云，足證此事實萬曆三年。）

據上列各證則圖中所列劉伯燮孫國臣二主將實預是役，明史雖未舉此二人，而徐勳之名亦與圖合，然則此圖爲萬曆三四年間洮州之事，豪無可疑也。

明代番族之屢叛，實由漢官激變爲多，而是年洮州之變蓋未能外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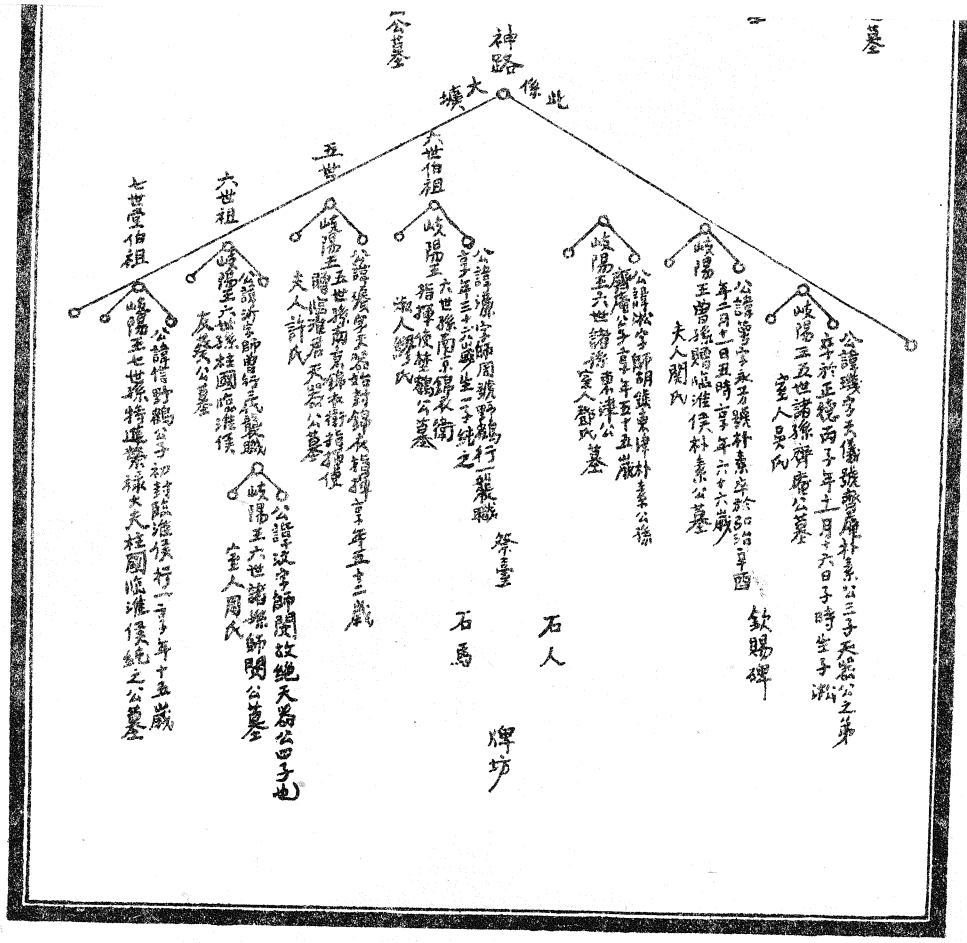
甘肅新通志卷四十二，萬曆十九年經略尙書鄭洛收復番族疏，：年復一年，剝削日甚，以麥豆青稞日食取之番也，褐疋毛布輕暖取之番也，迨其搶掠，或令爲嚮導，或驅爲前鋒，兵力亦取之番也。且往年該路將領既不能保番，又能害衆，如以鼠竊小事輒率兵考打堡帳，希圖牛羊資財之利，其偷趕達子馬匹本爲報復，則又代爲追還，倍加罰服，內困

於法，外困於夷，諸番感額之情，誠仰天而莫訴矣。然夷黨日增則夷謀叵測，漸生不軌之心，故一犯而西甯殺副總兵李魁，再犯而洮州殺副將李聯芳，又犯而河州殺遊擊李芳，長驅洮渭，騷動三秦，擄掠之慘道路痛心。……

疏中所言殺李魁（雍正甘肅通志作奎）李聯芳李芳事皆在十八年間，即此次戰役以後，亦足見此圖鋪張戰績不免邊吏邀功之習也。顧斯圖之在李氏，果何故歟？

考李氏族譜，八世祖庭竹以襲臨淮侯推任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洊升鎮守湖廣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平嘉靖四十四年黃忠之亂。次年任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隆慶四年轉南京守備兼掌南京中府，十月內取總督京營戎政，隨具本懇辭，奉旨卿練達老成，京營重務，特茲簡任，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萬曆元年復守備南京，二年閏十二月薨。按明史穆宗紀，『隆慶四年九月罷京營文武提督，置總督協理大臣』。又按兵志，『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請收將權更營制，……制曰可，……自設六提督後，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其弊乃罷，仍設總督協理二臣。』是是年京營官制之革實一大事，穆宗置帥而獨以命庭竹，爲其威望素彰可知。庭竹總督京營雖不久，而自嘉靖中葉以來，京營將領分練邊兵，邊軍亦盡隸京師。（據明史兵志）是時營制既變而復初，則邊軍仍視京營總督爲元帥，固情勢所必至。而況以庭竹之寶珪世胄弼戈舊勳，功成之時雖已先卒，而邊遠未必聞知，即已聞知，或亦念其子嗣必將繼起分符，故追致此圖以彰崇敬，不得謂必無之事也。

平番得勝圖攷



神路 此係

五世

六世祖

七世堂伯祖

欽賜碑

石人

石馬

牌坊

岐陽王墓調查記

劉敦楨

李岐陽墓。在南京鍾山陰蔣王廟側，距太平門約五里。民國壬申四月，余與同事劉福泰張至剛二君再度遊焉。出太平門，官道迤邐東北駛，道側夾植槐柳，時值春末，枝條初綠，鳴禽競咏，宛轉宜人，仰望鍾山諸峯，鑿崖插頂，蜿蜒似脊，信如古人龍蟠之喻。左瞰玄武湖諸嶼，樹木葱翠，若螺黛隱約烟波中。而城壁巖巖壓湖西南二面。與水色山光相映，爲狀尤雄絕。行二里許，道右有翁仲石獸二組，錯布叢莽間，望柱羊虎武像外，具石馬二，獨缺文像，疑爲明初勳臣幽宅，惜碑軼不詳姓氏。詢諸土人，謂爲吳良吳忠墓。據明史列傳。忠爲良弟禎之子。疑墓屬良禎昆仲。非忠墓也。（據明史卷一百三十及卷一百三十一，良積勳封江陰侯，女爲太祖第七子齊王禕妃，洪武十四年卒，贈江國公，弟禎封靖海侯，屢總師海上，先良二十年卒，贈海國公，子忠嗣，廿三年追論禎黨胡維庸，爵除，忠沒削爵後，其墓應無翁仲石獸。）三里，經徐中山墓，規制隆異，爲明異姓諸王冠。自此折北，遙望蔣王廟在官道東龍尾山麓，廟祀漢秣陵尉蔣子文。歷經兵亂，殘毀大部。道西，明岐陽王李文忠墓在焉。

墓在蔣王廟西北小山上。面東，自官道逾溝即神路，溝闊約三公尺，舊應有橋跨溝上，今片石無存。神路北側，豐碑巍然峙田中，題大明勅賜岐陽王碑。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董倫撰。從仕郎中書舍人詹希原書疏篆額。碑立於洪武十九年（A.D.1386）十一月，後於岐陽之沒。蓋二載餘也。碑身廣二公尺六公分，厚七十五公分，下承龜趺，廣視碑略增，脩五公尺四公分。碑頂琢螭雲縈繞，頗工整，惟螭身秀削，無雄偉氣概，視同時北部諸碑不逮遠矣。碑自基至頂，約高九公尺半，較明定制幾倍蓰之。（按洪武五年定功臣沒後封王者，龜趺高三尺八寸，碑身高九尺，螭首高三尺二寸，共高十六尺，碑廣三尺六寸，見明史卷六十禮志。）當時殆與中山開平諸王，同出特賜，故能超逾常軌。惟視中山墓碑，則此仍殺一等，且非立於神路中央，亦稍異耳。碑舊覆以亭，四隅有柱二層，現存礎石六，缺西面內層二礎。（外側礎石

下方八十公分，上徑六十公分，內側者稍大，下方一公尺二公分，上徑七十公分。）亭外層礎石，每面中距闊九公尺八十分，揆以碑之高度。似嫌稍狹。頗疑舊時係重簷建築，蓋單簷不與亭身相稱。且難納碑於亭內也。

神路中段有石製望柱二，中距五公尺七十五公分。下承方座，刻蓮瓣二層，柱身徑五十公分，飾垂直凸線八。（即柱之平面作八瓣式。）視常開平墓望柱僅作八角形，體制較繁。殆常墓建於洪武初季，事屬草創，此則時代稍後。故能逐事增華耳。柱上有頂盤。上下鑄蓮瓣各一層，中列珠串，與昌平明長陵華表同，盤上置石頂若蓮實狀，表面飾浮彫，惜盤頂比例。皆失之高巨，不與柱身調和，殆出自庸匠手也。望柱之次，有石礎二，分列路側，疑係牌坊故址。次石馬二，存南側一軀，北側者僅餘基礎，距此約十六公尺處，稻田中有石馬粗坯一，斲製未完，首北指，未審何時置此。據明史卷六十禮志，憲宗成化十五年。（A. D. 1479）南京禮部奏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四人勳臣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專等。以歲久頽壞爲言。請命工修治。帝可其奏。則此未成石馬之製作年代，當在成化修理以後。又觀諸墓修繕，由禮部奏請，則洪武時營墓與成化修理二役，皆出自公帑無疑。次石羊石虎武像文像各二，依次列神路兩側。（自望柱至文像約四十三公尺，與望柱至官道距離略等。）按洪武五年定功臣沒後封王，得置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與此悉符會，石馬之制，有吏立馬腹部，引手控轡，人馬皆一石琢成，曩嘗訝唐昭陵及宋永昌永熙諸陵石馬前，皆有將吏，宋後此式失傳，引爲莫解。今觀明諸王墓。知明初其制尙存，嗣悉泗州皇陵，亦復如是。（春明夢餘錄卷七十，載明蔣德璟鳳泗皇陵記，謂泗州陵禮殿前，豎石闕四石獸十六石馬六內臣控馬二朝臣十四云。）惟孝陵長陵石馬，無將吏引控，嗣後遂成絕響矣。

文像之次有小斜坡。坡際有石碁一，疑係舊時門址。坡上平正如臺，與徐中山墓同。余初頗疑此斜坡爲圍牆故基。惟明史禮志謂塋地周圍一百步，墳牆高一丈。此墓之牆，若自斜坡起包岐陽墓於內，約長一百八十步至二百步，與禮志所稱

不符。或出自殊恩特賜，如前述墓碑之例，亦難逆定。惜未事發掘，不能徵實耳。臺上北側有墳五，南側墳三，胥如岐陽十二世孫祖權所圖。次小坡三層，坡上亦平坦若臺，其西南隅有墳一，據舊圖知爲岐陽七世孫肝山之墓。次有巨塚，前置石礎五，殆取自舊時饗堂墓廬，惜故址蕩然，無從覓認。石礎後有小碑一，題岐陽王神道，及管理老湘中營十八世嗣孫永欽重修，光緒二十二年仲春月吉立等字。此墳舊圖所無，且在神路中軸稍南，決非岐陽墓。永欽鹵莽誤認，固堪發矇。而此墳之主，無端受人薦饗，俯伏流涕，崇爲祖先，亦可謂無妄之福已。墳後復有巨塚，隆然高舉，前列礎石二，無碑，登塚東望，適與神路中軸一致。決爲岐陽埋骨處無疑。其左僅餘小冢三，視舊圖減半，放鷹臺亦無覓處，蓋歲久湮沒，無術辨識矣。按明初襲漢武故事，置功臣陪塚，一時從龍之士，多賜葬鍾山西北一帶。現存徐常李胡二吳六墓，其制與明史禮志大體符合。就中中山一墓最完整，次推岐陽，開平以次，毀敗較甚。苟能作系統之調查，亦足印證一代文獻也。

岐陽王墓調查記

Notes on the Family Relics
of Prince Li Wen-chung
and his Descendants

(1303—)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初版

岐陽世家文物考述

每冊定價八角

編輯
行輯
者兼

中國營造學社
北平寶珠子胡同七號
電話東局九五九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四五七〇